

拙
尊
園
叢
稿

拙尊園叢稿卷二

遵義黎庶昌純齋

內編

周以來十一書應立學官議

昔周衰孔子自衛反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敘書刪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爲六經尊盛興道無極樂經遭秦而闕僅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闡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譔論語左邱明公羊穀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經遂著爲令其於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卽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中摘出大學中庸

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四書始熈宗以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制以四書試士明代樂其易簡因仍不革學使者校藝專以論孟學庸發題先四書而後五經廢注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我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深維其弊力矯末流 詔撰七經傳說彙纂義疏等 頒諸學官示天下以實事求是之旨包舉漢宋不名一家康熙乾隆以還巨儒雲興經學由是盛絕然所廢舉亦祇系傳注之間非於經外別立一書以崇配者也嘗謹按 國家自府廳州縣學政校士以及鄉會試雖以四子五經垂教舍是莫由進身而私家誦讀往往溢出令甲頗有視爲不刊之典者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於諸子中最爲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爲經而作之音義太史

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辭
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不廢後世騷學選學相因爲用欲祛文章
流別之僞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其閎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爲書文字之淵
源經世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字博奧精嚴六藝遺文
賴以不墜實軼爾雅一經之上本朝蔚成絕學儀禮十七篇士禮
雖存頗闕王朝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迹惟杜氏通典
馬氏通攷博要能通通鑑上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大而思精
言馴而不雜則亦優視聖作矣杜子美冠絕古今詩人韓愈文章
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
此數家之言兼包大小豈非文武道不墜地在人卓然俟聖不惑

者哉故其書之傳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絕莫不飫其精深博篤取用宏多有以協人心眾好之同如饑渴飲食不可一日離也其視爲經固已久矣往者嘗與曾文正公討論羣籍公獨以謂子若莊子辭若離騷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世大才也躋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竊謂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爲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楚辭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記漢書次尙書通鑑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俾天

下人士益隆所習咸馳騫乎通儒於以廣術興微翼贊聖業非復
謾聞曲學之私將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

圖畫章句三大儒遺像記

六經皆出於孔氏自夫子在時七十子之徒各以所傳發聞於世
受易則子木矣習書則子開矣問樂則子貢矣學禮述孝經受春
秋則孺悲曾參左邱明矣然惟子夏氏之儒博而能兼詩有序書
有說易與喪服有傳樂雖無書記乃得諸弟子魏文侯所述文侯
又爲孝經作傳其於論語爾雅揚子雲鄭康成皆以爲仲弓游夏
等誤定而春秋屬商傳業者公羊高穀梁赤則又其高第弟子也
六藝章句之興實自子夏氏始蓋夫子沒子夏以其學教授西河
身爲魏文侯師年且八九十巋然老師宿儒及門人徒授受廣續

沿流益分諸經或至曠闕而詩學獨盛六傳以至大毛公漢興猶未絕也故徐防稱之曰詩書禮樂定自孔氏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不其然與漢踵秦火之餘收拾遺經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禮壞樂崩書缺簡脫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等號爲名德始治兼經東漢益眾然皆莫能相通至鄭康成氏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融會貫通爲之箋注而又尙書有贊毛詩有譜三禮有音六藝七政有論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義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以至何休之春秋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如此其勤也小無不盡大無不賅子夏氏以還可謂命世集大成之巨儒者矣朱熹氏奮於千載之下其爲儒也格致以明理章句以治經旣傳易矣又以費直合彖象於經不

見文王周公孔子之遺而又爲之本義書傳以屬門人蔡沈矣而又別定古經使人知伏生今文之舊以孝經多附益也於是爲之刊誤以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也於是別出左氏經文及纂通鑑綱目事竊取之義書法尤致兢兢乞修三禮也周官爲綱領禮記爲義說儀禮爲本經具采注疏諸儒之說而其合大學中庸於論孟尤以章句名篇一守漢經師家法雖毛詩之傳論語孟子之注不盡遵用故訓涵泳所安自成爲一家言大要與漢儒不合者寡矣自餘旁搜博紹六藝之外闡闢涂徑尤多古韻之復萌芽於吳棫韻補而詩傳引其端古文尙書之譌伏疑者七百年而臨漳書後發其覆離騷百代辭原也病王逸之迂滯而別注楚辭韓愈文章之雄也爲天下所歸因譏韓文攷異無一不從訓詁中來其於

章句之學何如也世儒耳食目語不究朱子研經宗漢之旨而概以道學附之不識康成整齊六藝之功而反以訓詁少之皆非博篤至論也若子夏氏之發明則更數典而易忘矣六經之義坦然明白至今日而如日正中懸諸不刊之典矣詎知夫皆天縱此三大儒者出其絕地通天之力以纘斯文於未喪而其學皆自章句得之夫下學則上達章句明而後義理生自然之驗也余故圖其遺像備朝夕警省亦將終身焉從事斯語已耳

讀三國志

吾觀陳壽之於諸葛孔明也其猶七十子之服孔子乎孔門籍弟子眾矣而能善言德行者獨稱宰我子貢有若爲智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有若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三子者之所以尊孔子若此壽譏三國志書成於晉武帝泰始十
年上距蜀亡之歲十有二年距孔明卒已四十一年故家文獻略
無存者古者國必有史而蜀乃無官壽獨旁按博紹譏定故事隨
史表上又采遺言軼行散見於各志傳中凡士經孔明片語褒抑
者若等於春秋之嚴無不謹而書之勤亦至矣晉書以應變將略
非長一語爲壽詬病後遂從而和之不察余讀諸葛氏集表而悲
壽屈之深也夫爲人臣而至於周公召公亦可以止矣文章至於
尙書謨誥亦可以無憾矣壽之所以推重孔明者若此而世猶以
壽父參馬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曲致其文嗚呼亦見其爲淫詞
之設而已孔子欲見南子子路不悅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然則謂子路貶孔子可乎
孔明之伐魏也以區區蜀漢一隅而當曹魏三分有二之眾夫人
而知其艱危矣彼孔明者乃獨行其志而不悔順萬世之心以爲
公申討賊之義以爲大其志其事雖與湯武放弑同可也夫湯武
之放弑幸而其事之成也孔明之伐魏不幸而其事之未成也然
而湯武之難易不可與孔明同日而語雖然微壽良史直筆孔明
帝蜀之精神亦不能曲傳諸千載後皜如陽暴耳吾故曰陳壽之
於諸葛孔明也其猶七十子之服孔子乎

何忠誠公編年紀略書後

往時獨山莫友芝子偲譔黔詩於邦人事接討甚力私怪何公忠
誠爲有明一代臣節勁殿其事蹟自史傳外罕有能舉軼者因就

其家訪之得公從孫琮編年紀略一卷首尾完具足補史氏闕遺
又因以攷見全州桂林兩大戰績及主將招降不屈從容盡節諸
狀曰噫烈已子偲欲遂旁采他氏爲年譜一書遭黔亂客游江淮
未竟也紀略成於康熙末年距公成仁之歲已七八十年其時忌
諱之禁稍弛迨乾隆中 詔修通鑑輯覽史臣珥筆一秉 聖裁
書法至爲矜慎余觀輯覽所附三王事凡書定者六克者四十二
入者三至者五襲者一平者三圍者三擊敗者二攻者四未嘗有
言戰者獨於攻全州也曰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
青五將合力拒守大戰全州城下攻桂林也曰騰蛟督焦璉胡一
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於公之攻永州也曰圍城三月大小三十
六戰遂爲所陷是 王師入關後放兵南下觸之者皆若焦熬投

石已耳獨公堅不可撼使史公督師江上時卽已能如公之守全州守桂林則揚必不失揚不失而金陵尙可有爲否或二公者易地以守明之亡不亡未可知也晉晝守淮決於肥水一戰宋主和議成於順昌朱仙鎮兩捷從古未有不戰而能自立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公之竭忠盡力不得令展於江淮用武之地至全州桂林則地利已失以此挽回全局至難吾於是不爲公惜而爲明之用人惜也廢興之際雖曰天命亦豈非人事措注有善不善哉雖然彼宏光者又烏足以語是哉

書梓湖文錄後

有明歸熙甫善屬文得太史公書趣桐城望溪方氏稱之姚郎中鼎又推望溪之說以尊歸氏歸氏文由是大顯然望溪爲文與熙

甫絕不類卽姚氏亦不近似之也巴陵吳君南屏敏樹自少篤嗜
熙甫文嘗手纂成帙公車攜入京一時名流如梅伯言朱伯韓邵
位西王定甫輩聞而爭求之以爲異蓋是時天下方重姚氏學以
謂學子長必自歸氏始而君伏處窮鄉初固未嘗聞知也其好熙
甫文出於天性及君自爲之清纘往復善談名理亦瑣瑣喜道鄉
曲事聲音笑貌宛然一熙甫也無町畦而動應繩墨雖君亦不自
知其然所居曰鹿角市濱臨湖陰巴陵洞庭極天下壯區處也時
時獨往來於君山登九江樓寄寫其邈漠無涯之思天水漫濫生
世富貴貧賤趣舍得喪舉一不關於胸宜其文之幽渺獨絕稱是
大湖也爲人清夷和惠卽其文可想見之焉況接其人乎同治戊
辰歲君來游江甯年六十四矣曾文正公客之幕府與余及桐城

吳摯甫汝綸陽湖趙惠甫烈文三人者爲忘年交君故善飲每夕必得酒而後寐一夕與客劇談忽忘飲酒客去夜分向盡索之厨下不得顧視牀頭有巨甕命僕趣啟封封塗膠驟不可啟君乃自持門撐擊剝之其聲碩碩然余遙與君戲語曰徐之否者酒且迸矣良久甕啟持椀汲引椀巨甕又不可入君益叫躍號呼如渴驥將奔冷泉也卒易盞斟酌之乃已翼日相與大笑以爲樂其不滯於天機若此君歸數年而卒今讀梓湖文余名在焉慨然想望巴陵洞庭閒遂無復有斯人因書以誌感光緒九年八月

刻孫淮海先生督學文集序

吾黔僻在西南隅自後漢時道眞尹公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遺教鄉里以北學開南中之陋仕至荊州刺史歷有名德惜無傳

書厥後土宇乖分黔服陷於蠻夷鬱千餘年不能振拔遂無人焉能繼起以昌明聖學興起斯文爲己任者至明乃得文恭孫淮海先生先生當明中世傳陽明王氏之學於貴谿徐懋波石卽能洞徹良知之弊嗣又討論於蔣道林其學以求仁爲宗以誠意慎獨爲要以盡人合天爲求仁之終始其於成己成物位育參贊天人一體之原心契微妙溫故知新浩然自得晚歲築學孔精舍以居尤致精於易理生平難進易退不以依違徇人亦不以激烈取異匡君德鑄巨璫論革除清國學兢兢焉惟以維持風教作育人才爲急務物來順應沛乎有餘海內羣以名臣大儒歸之可謂命世賢豪不待文王而興者也惜其身沒之後傳業無人明史未爲立傳雖有郭青螺表章於前田山薑揚摧於後而遺書湮晦行蹟無

存三百年來通人學士幾至不能舉其名氏況於黔之後生小子乎先生之書見於明史志者淮海易譚四卷律呂分解發明四卷論學會編八卷莊義要刪十卷學孔精舍彙稿十六卷 本朝四庫著錄已少論學莊義二種而其散見於黔書理學傳及溫純恭毅集毛在遺稿序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者復有春秋節要四書近語左粹題評教秦語錄雍諭學孔精舍續稿道林先生粹言教秦總錄歸來漫興等編道光咸豐中獨山莫友芝子偲按求邦故竭數十年之力僅得易譚四卷四書近語六卷左粹題評十二卷教秦緒言一卷幽心瑤草一卷學孔精舍詩稿六卷因爲先生立傳詳載黔詩紀略中光緒四年子偲之弟祥芝彙刊爲文恭遺書別輯雜文一卷附於其後餘皆不可復得今年夏庶昌偶於日本友

人中村正直家獲先生督學文集四卷取以與雜文校增多八十餘篇首末完備雖不能復還彙稿舊觀庶幾先生遺文粗具於是乃舉而刻之將使吾黔人士由先生之書以推知先生志業講明而昌大之使聖學復明於時又益知先生之文如星日之氣歷久彌光遲之三百年猶於海外遇之終不可磨滅然則士之有志於聖慨然以斯道自任者可以興已光緒十五年八月黎庶昌

續古文辭類纂敘

右文四百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爲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

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爲類十有
一左氏敘事之文自爲一體姚饗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
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敘記爲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
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饗文不錄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
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
傳世家爲五卷漢書紀傳爲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
姚饗所遺而尙有可頗采者爲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爲馴
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敘事體也
史之八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故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敘記爲
一卷典志爲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趨於當
姚氏之論卓矣而譏次方劉文或爲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之不足

以廢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傅益之使究一代之變其爲類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敘記次爲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粗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殺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卽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傅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做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

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涂挈攬眾長輓歸掩方跨越百氏將
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
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
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
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
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
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
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
相資無可偏廢故旣敘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
家言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涂之人而強同則是
又大惑已

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譔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實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曩加約 本朝文纔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嗜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趨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卽唐宋諸賢昌黎

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闊遠舉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輪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慎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

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圈點後數年吳啟昌重刻於江甯以爲近平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燔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

有評點之學 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句股之學皆因時適變涂轍百出不窮今悉采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法後王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吾又何疑焉

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標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

都數見劉海峯於樅陽其籒次古文辭時海峯尙存也余論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閒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攀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去聲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甫雖未錄其文而匡諍啟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光緒十五年秋九月遵義黎庶昌籒敘

答趙仲瑩書

仲瑩仁兄世大人閣下秋初接到三月廿二日手函會僕有西京大阪之游卒卒未報頃夏子猷至又奉九月旣望惠書并拜川墨之賜藉審文翰餘暇博覽羣編用爲身心之助甚休甚休京師學

問海也亦利祿之所從出非豪傑之士卓然有以自命者居之鮮不馳騫聲華咻於眾俗而莫能振拔以仲瑩今日居地自世俗言之依日月之末光據清華之要選所與游處又皆賢公卿大夫之有氣力者稱古今而譽盛美誰不謂宜而來書深自謙抑勤勤下問若歉然有不足於中而樂取人善以自廣益此其用心固賢人君子之所難能而僕乃私喜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也雖鄙陋無狀敢不竭愚以爲高明之助竊以爲本朝學問義理攷据辭章三端至今日而涂轍大明皆可尋求而自致然書籍浩博畢世不能殫其業若不循持要領而泛泛以求則恐舍本逐末遺精得粗寶砥硤而棄珠玉必有誤用其精力者矣夫六經之當諷味盡人而知之矣六經之外余謂有可讀與經等者於子則取老莊荀周程張

朱於史則取兩司馬班氏於集則取文選韓歐陽合此十餘家之書窮原竟委熟讀而深思長吟而詠歎久之必有如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其他則供流覽而已況此十餘家之中亦有不必要盡記誦者乎本朝人喜言攷据然其學在今日實已枝撐節解幾無贖義可尋驚而不已誠不免於破碎害道之譏惟獨文章一事余意以爲尙留未盡之境以待後人而因文見道之說僕尤篤信不惑何也蓋文以載道周子固嘗言之也古之善爲文莫盛於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韓歐之文世頗以道歸之矣而馬班則未也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望溪方氏推尊子長曾文正公則兼及班氏謂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

情狀粲然大備是豈逐世俗爲毀譽哉故僕近者妄有古文辭類
纂之續於史漢所選獨多欲以踵姚氏義法後閣下苟無意於文
則已若有志於此異日取吾書而讀之以求合乎桐城之法與宋
儒者不悖之言其於因文見道一說將深造而有得也夫道與文
並至者孔孟是也下此見道有淺深言道有醇駁而皆由文字悟
入則自漢唐以來無或異也天地之運積久必變以故夏尙忠商
尙質周尙文三王之道若循環今天下似亦攷據將衰之時也救
做之術莫若古文斯文廢興蓋有天命僕旣自勗勉亦以進於閣
下願負荷無忽有不當希更往復惟亮管不宣庶昌頓首

答李勉林觀察書

辱書蒙誨以所不及勉以無自菲薄之道非甚見愛誰肯爲言此

雖然第以僕前書云云爲有所憤嫉則實不然庶昌方十七八歲時讀古人之書卽知慕古人之爲思以瑰偉奇特之行震耀乎一世故年二十六而應 詔上書言事頗自傳於蘇子瞻陳同甫一流二十七而從軍江皖三十四而綰符治縣四十而奉使出洋今十五年於茲矣中間自奉諱外未嘗一日歸休於家其非無意用世欲以肥遯自高甚明然而行能有進有不進者各人所遭之勢異也曩者嘗從事曾文正公矣亦又周旋於李傅相丁文誠二公之間方同治初年將帥聯翩誅討叛逆庶昌皆躬與其會當是時也彙征如拔茅求材若拾遺不以此時與羣賢馳騫並進而乃欲於垂白就衰之年芸芸不已斯亦徒見其惑矣古之人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如僕今日所處已非量入之義使臣一役歎猶有所

難勝况更踰分干進以覩巨艱之任乎脫不如是而從俗俛仰庸庸循循相與競爭於蒙昧之中使人熒而失守又非愚拙所安也二者俱無所處計惟卷懷以退然後可葆吾真而全吾志與閣下交三十年其視僕肝膽豈不然哉且吾聞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道驗所學而已道足以拯天下雖皇皇日求登進而賢哲不以爲非學足以究天人雖汲汲以赴功名而反躬不以自恥無他爲有所濟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道如是是亦足矣而或邂逅不如志雖聖賢不能違道希遇必有說以處之故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誠知命之繫於天而一不由乎己得其時則行爲禹皋爲伊呂可也不得其時則藏爲孔顏爲孟荀可也卽或行或藏而處於

時不時之閒爲柳下惠爲令尹子文亦可也其行也眾民廣土不見爲有餘其藏也獨寐寤言不形其不足古之君子惟能究極乎此而無願乎其外故安命樂天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所以稱禹稷顏回同道也推孟氏之義豈惟世俗所謂富貴功名者不足道卽叔孫豹三不朽之說功與言抑其末矣達乎人之謂道修於身之謂德崇其德之謂學事誠一貫君子亦惟修德已耳後世習尙雖大遠於古然名世如諸葛孔明司馬君實范希文歐陽永叔王陽明湯潛庵曾文正公諸賢猶庶幾乎此詣此旨夫豈以進退得失爲有餘不足哉庶昌讀書雖陋頃歲以來頗以聖賢知命之學默自體勘若有所契於心故於得喪一涂不甚措念冀幸有聞道之日非果懷抱鬱鬱而爲是不平之論輕世肆志以取快也遠承教

督不獲面譚書以悉臆伏惟亮督不宣庶昌頓首

楊性農先生重赴鹿鳴燕序

並吾之世居洞庭湖東西而以古文名重天下者二人曰泮湖老人巴陵吳南屏敏樹武陵楊先生彝珍性農往者同治戊辰之歲庶昌從事曾文正公幕府適吳先生來游金陵文正客之幕中獲與游處譚藝甚洽吳先生願不以晚進少我遂訂爲忘年交先生則自在家時卽讀其移芝室集欽企先於泮湖後亦就通音問而先生道德高雖居武陵嘗卜築郊外之方家泮屏處不入城市無緣得見光緒十一年庶昌奉諱自日本還黔道經常德以爲必可一遂瞻謁適會先生不在斬焉衰絰之中迫從奔星又不及見然先生固嘗枉書下交也吳先生之文由歸熙甫以希風子長非筆

墨町畦所能圍冲夷澹蕩得洞庭之清先生之文浸淫唐宋不名一家如沅澗會流納眾派之水排崖激埼宛渾膠鑿至洞庭而一放皆天下極觀也先生之不仕高尙其志與吳先生同著書之多以古文名世亦同其集亦皆播行於世士論定久矣吳先生不幸前喪獨今先生尙存年登耄耋德業猶日進不已自古文章盛衰與時高下方唐之中世遭值安史播孽肅代而降繼體撻伐號爲中興而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徒遂起於貞元元和閒戛然修復於古唐之文章一變至道及我朝咸同兵事起翦叛誅暴武威之震邁絕唐室而文章亦極盛於此時曾文正公擊其衰先生與梓湖諸人昌其術豈非天之爲哉抑何古今事勢之累迹也先生以道光壬辰 恩科舉於鄉至光緒十七年辛卯正科歲值周

甲國家行事例得重燕鹿鳴此非直湖湘士大夫之慶實誦先生
文者所當共慶庶昌又辱先生知不可無言以稱休典於是獨論
先生文之有關運會者綴爲式燕之辭以祝使當工歌鹿鳴笙簧
鼓吹之際取而閱之未必不忻然進一觴也是爲序遵義黎庶昌
章子和墓誌銘

君諱永康字子和別號瑟廬大定章氏由拔貢生中咸豐元年舉
人癸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再改中書升侍讀曾祖某
祖某考首乾妣某氏諱氏母謝氏以君貴贈某官某封始贈君前
妻生永孚永孚母卒繼娶諱歸未幾而贈君逝君庶出也生而失
父及期母謝亦卒於是二子者皆育於諱撫養教誨迄於成人而
諱故無出君子以謂諱母所爲極天下婦行之難能矣其後君貴

諶又謝世君思母教不忘命工作機聲鐙影圖以志哀一時題詠甚廣君子又以是賢君也君爲人頎身玉貌雅度温温所居錦茵繡幕狀類婦人女子初入翰林年二十餘名譽藉甚及改官中書非意所樂當是時海疆多故君居京師與名流數輩悲歌擊筑侘傺傷懷嘗要今中丞南皮張公之洞賦行路難古樂府十餘章詭切時事微顯志晦深文隱蔚進乎春秋其友涇縣吳承修讀之歎曰子和肝膽皆芬也黔本山國大定尤處萬山之交僻陋在夷世鮮名達君出而天才綿麗冠絕時流有騷人之遺風焉夫其性情悱惻牢愁悲思則楚臣屈原之所爲惓惓君國也人才不擇地而生如君固天地清淑所特鍾而非一隅一世之有矣君以咸豐十年冬出京其兄方官江西知縣道往省之還黔數年將改官知府

分發補用已治行矣會黃號賊陷大定倉卒及難死焉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春秋三十有幾君死屍卒不獲大吏亦未具其事上聞余聞而悲君數之奇謀輯所爲詩歌傳世吳君承修接得君詩四十餘首詞數首介其鄉人洪都轉汝奎詒余刻之光緒元年攜至荷花池釐局勘定錄副未竟局燬於火稿失大半僅存者行路難樂府而已君之厄乃至於是邪蒼蒼者其果有知邪果無知邪吾不能名矣君無屍宜具衣冠葬配某氏子某某銘曰

水西孤城如斗大惟黔采風等自卽藐姑仙子眞天人起家孝秀無等倫威鳳不翔豈其志翦爲國殤天亦寐請陳侷詩行路難化爲碧血千萬年

先兄魯新墓誌銘

同治四年正月先兄魯新以書抵余金陵寄所刊詩詞命爲覆審且曰吾困於病久矣吾貧益甚歲暮單褐不完妻子有饑色然皆不一累心者以古人差足與娛也庶昌發書歎息謀迎致之江南使發半道而兄卒於家其年九月仲兄赴告我於徐州庶昌爲位以哭時軍事方急未卽銘後遂閱十九年始克敘藏諸墓兄諱庶齋字魯新別號篠庭遵義黎氏曾祖諱正訓歲貢生妣鄒氏祖諱安理以舉人官山東長山知縣妣楊氏考爲開州訓導諱愷妣張氏母氏吳生子四兄於次長也生十六歲我君卒官開州仲未成童季者纔二歲耳旣痛父沒煢煢在疚又傷諸弟孤露無與成立乃遽發憤強起求爲人先自其時卽已岸然旌異迨後八九歲家居讀書益立志凜凜抗古矣每有述作輒就諸弟與相違覆剖瑕

摘毀辨析毫釐交訟互裒董勸並進兄弟閒自爲師友儼如也中
咸豐辛亥鄉試舉人踰年仲兄庶蕃亦舉於鄉計偕北上至鎮遠
之澗水以疾作不能前歸而大困得反胃之證不食飲食一歲中
瀕死者數矣兄曰窮於天者吾不得而爭之矣千秋之業在人者
吾何敢讓於是蠲棄萬慮一從事於詩以鳴其坎壈不平之氣自
世所尊漢唐以來能詩者之說之法靡不涵茹錯綜以適厥旨課
迹責音振華挹髓與古大翫故其爲詩屏去宛曼鏤腸鑷胃冥索
章句形神寂寥辟邪觝巖密栗氣清規規然務合繩削而始止也
卒存詩曰慕耕草堂者三卷曰依硯齋者四卷別有琴洲詞二卷
嗟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以窮若彼以成若此其在我豈不槁
然信券著哉而說者曰自古通人哲士肩項相望雖顏氏之聖不

得夫子而名不彰揚雄氏著書渾渾近古知之者獨一侯芭桓譚而已劉歆猶以爲無祿利而空苦況區區文字淺末操術眇小世又不常有芭譚其人而求索諸杳冥不可知之天然則兄所持以爲千秋者其果足恃焉否邪抑又悲已病凡十四年中閒遭亂者十二年困臥頽沛之中未嘗一日去書誦聲琅然恆達旦不息其卒當同治四年乙丑二月十九日春秋三十有九將卒之前月舊疾益篤水漿不能咽形瘦骨瘠顛顛柴立無復人理臨絕適涓潭黃號賊大至環攻我禹門寺寨飛礮及其榻家人倉皇棺斂卽厝宅南坎下明年九月十四日仲兄卜兆於姚家巷水井堡之陽葬之既葬踰年庶昌歸自河南曾文正公軍省兄之墓宿草在目欲尋昔日之馨歎而已邈然不可復聞已追維夙命負疚孔多人能

宏道末如命何其詩詞刻者將別爲刪定以行配楊氏妾路氏子
尹頤幼殤尹融光緒庚辰科進士簽發吉林卽用知縣女一未字
殤銘曰

厄於身昌者詩昇以名斬厥施彼蒼蒼實爲之久而定來者知訊
異世爲此辭

鄭徵君墓表

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
劉綏部將以明萬歷庚子從平播綏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
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
醫衍德於術妣氏黎余姑也先生自幼精力之過絕人寓目輒能
記誦余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

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
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
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
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時海內崇尚攷据名
曰漢學從者波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
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
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
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
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
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
之惟恐不及旣治三反苟有惑則發憤潭思又不合則羣綜諸儒

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攷工則爲輪輿私箋鳧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攷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柯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褒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蒞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

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絕城
出擊斬馘甚眾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
舉後卽已厭溥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
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
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
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閒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
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余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
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
詩古文辭以昌大之瓌奇孤逸力闕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
有譏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

二卷說文新附攷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樗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未刊者有攷工鬼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綫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時顧棟高梁錫璵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眾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邪抑猶未邪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翰林院典簿胡君墓表

光緒十年八月十一日翰林院典簿黎平胡君卒年六十七明年五月十六日葬某里某山君諱長新字銘三獨山莫友芝別字曰

子何而爲之說遂以子何行道光丙午舉人丁未進士卽用江蘇知縣賓客有賀者君曰勿爾吾未自信未可出而仕也且母老不宜遠行又奚爲於江蘇立請改職得貴陽府教授一年丁母憂服除選銅仁府教授未行郡守留襄軍務苗匪圍黎平如楚乞師事定乃之任以功保國子監學正加五品銜提督學政韋業祥又以端介可風薦升翰林院典簿不樂赴病免歸掌黎陽書院在銅仁十年而黎平尤久先後凡十五年君之學蓋自知恥始其程己以宋五子爲侯的以經史爲衡繩以小學爲羽翼於並世人師鄭珍莫友芝友黎兆勳莫庭芝獨其徒未嘗有聞然而銅仁之人曰胡先生教人能使愚者明惰者起頑者革今之胡湖州也黎平之人曰胡先生律嚴而道尊言動而躬隨今之石徂徠孫泰山也其

於忠孝節義禮讓廉恥若出天性皇皇勩圖無日時不然無事不
然不可一節名也曾祖世範歲貢生銅仁訓導祖榮增廣生考秉
鈞嘉慶乙丑進士河南扶溝縣知縣因事降改教職授遵義訓導
娶劉氏子一生同所著書曰籀經堂集君葬四年而墓未有表黎
庶昌曰古者賢士有易名今諡不下行道何由光君執德秉貞礪
然自守始末不渝若用昌黎韓愈銘孟貞曜故事取學政語諡曰
端介先生具列諸石則君之生平行誼不待戶說皆明白且行遠
矣以書播告士林咸曰宜光緒十四年正月表

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銘

同治未改元之歲 天子旣黜八大臣不用誅鉏姦慝思擢一二
貞亮守死之臣以風示有位於是超拜天津知府石公爲順天府

尹 詔曰近年吏治廢弛封疆大吏以奔走逢迎者爲能其悃悞無華者往往目爲迂拙未列上考昨已超擢天津知府石贊清爲順天府府尹俾資觀感而樹風聲天下翕然頌 帝德知人也先是咸豐十年八月西洋英法兩國以條約不諧故合寇天津吏民駭散總督以下官多受辱公時爲知府四年私念空城徒死無益不若徑往赴敵卽單車抵英酋所陳說大義諭以我 朝神武宜速罷兵議和毋自取覆轍慷慨而談顏色不變英酋雖未卽聽然心敬中國有人矣旣而以五百人劫質南營公卽倔强罵罵時時引手搏頸曰速殺我取吾頭去酋益敬禮有加爲具食不肯食進酒不肯飲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酋皆私竊自謂此 大皇帝忠臣不可屈宜還之而天津士民數十萬人復集日夜環奏輪舟距躍

謹諱曰還我石父母來於是英人羅拜送出戒其部勿得侵擾百姓以敬石大人郡界肅然莫敢犯者 兩宮太后聞而嘉之 詔軍機處記名以道員請旨簡放蓋公之以忠節受 上知事如此公諱贊清字次舉一字襄臣貴筑石氏道光戊戌進士直隸卽用知縣補阜城署獻縣正定盧龍知縣大計卓異升蘆台撫民通判署永定河北岸同知升順天府治中署通永道霸昌道補天津知府同治元年以府尹兼署刑部右侍郎迭充辛酉科舉人覆試闕卷大臣壬戌科會試搜檢大臣順天鄉試監臨官稽察右翼覺羅學九月補授直隸布政使二年調湖南布政使三年奉 旨祭告南嶽四年護理湖南巡撫五年 召入爲太常寺卿稽察左翼覺羅學轉宗人府府丞六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再補工部右

侍郎時黔省賊氛延蔓糜爛幾不可收拾公先後條奏請促川楚合力進兵又請飭裁撤湘勇移餉接濟議下三省督撫施行厥後黔亂卒由此定從公言也而直隸遭旱大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舉公籌辦全省荒政謂可獨任其難 朝廷方虛心倚任未幾而公邁隘疾八年益甚請告開缺不月卒於京師春秋六十有幾曾祖某祖某考某祖考皆贈資政大夫工部右侍郎妣某某氏皆封夫人配某夫人無子以從子承霖嗣某年月日歸葬貴筑北郊紅邊里吉宅壩之陽公由縣令數歷中外三十餘年皆以清正愛民著稱而天津治績尤異百姓歌之曰爲國爲民天津府剛毅不撓胸有主及海疆變起羣吏望風解竄公獨以二千石守死自效不爲外侮所屈辱天下高其節競以比漢典屬國蘇武云今公

沒二十年墓道之文未具庶昌深恐遺事湮軼後無復能言者乃表公大節於阡而別綴他行誼聲諸銘詩使並有攷銘曰

擾擾羣生孰能無死泰山鴻毛惟其所止止而得所死則死耳求死如飴時或不死大節炳完如石公是公之爲政學道愛人輔仁造士羣彥萃振釐剔姦拐平市米銀令行禁肅化暨海濱公之聽斷老吏若神曰石一堂民自不冤潞河漫漫郡爲衝壑公日不遑殫求民瘼露醜風梳隄卑埵薄導水歸流民迺反作公事上官不爲跛飢直道而行仕已任彼坦懷率真亦厭苛禮御史如奴視民猶子雅善談說名論波起雜以詼譎粲花齊委文章游藝飮餽一編屠堂香屑誰與後先天機雲錦儷巧組妍風雅道變極於是焉紅邊郭外踰越阡陌攢峯之阿吉壤所宅天寶留此永奠公魄刻

銘表忠用載史筆

趙剛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德光字輝堂郎岱張氏少隸提督趙德昌戲下數從征伐冒姓趙有大功於黔黔之人皆樂稱趙氏遂不復改黔亂之興至同治五六年而極公嘗以孤軍枝柱省垣蔽翼三府七州十一廳縣之地勇冠三軍所向無敵中外皆以名將目之公亦自以討賊爲己任也咸豐六年始由勇丁征勦雲南回匪積功保六品軍功藍翎八年雲貴總督吳振械飭令回黔勦匪於平越一帶以千總拔補 賞五品頂戴十年克復修文縣城擢都司 賞換花翎苗匪踞獨山州城攻拔之北徇下羊場巴香直抵清水江削平四十餘壘明年破賊沙潭江口再捷於主戎山威名由是漸起 賞豪勇

巴圖魯名號同治元年進攻王卡王卡者在清水江外賊之老巢也山箐深峭公得降人訶知賊以腰蘿溪新寨巖爲門戶旁則花巖梯子巖閒道走蘿溪公分軍塞其旁別遣奇兵瞰寨巖後而建旗鼓自將當其前與賊爭山累肩越壘以進氣銳甚遂奪王卡拔出男婦數千人追至尙大平毀賊寨而還眾聲大和 命以副將留黔補用二年克復舊縣補都勻協副將記名總兵三年公方營東山平圖霸芒而省門告警率師回援縱擊於紅邊北衙大勝於永樂堡再蹙之小箐又以其閒收復龍里與賊戰於城內江西街賊陷鎮西衙攻清鎮廣順定番長寨俱失公引兵而西連下數城出奇制勝所在戰克復北定開州修文賊逼青巖又南出貴定龍里黔西大定望援切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往應公自開州橫出陸

廣河掃蕩而前又以次伐定已而開修再失公憤禍變之靡已也
益晉部曲而申討之警備不虞難以記名提督迭署古州安義鎮
總兵遙領而已方是時省之南則潘名杰省之北則何得勝二巨
憖者卵翼其閒又傳以苗教回狝黨嗥朋咻羣盜如麻公提孤軍
當四戰地數不滿六千頻年轉戰無一虛日饑餒匱竭至或忍饑
赴敵露處於嚴風酷雨之中終日荷戈不獲一飽而舍宏淵默未
嘗一見顏色人咸以爲難愈益欽敬其攻賊也尤善爲超距鵬劫
之法賊莫知所爲備皆畏憚之號曰鐵腳板云五年擢署貴州提
督正月克復永甯州城踐血而西蹙募役司蹕張官堡掇翁貴廣
興撤賊而東趾倉坡踣舊縣搃黃土坎軍久無功張公令圖油溪
公曰貴定百里皆賊雖有忠義永固諸團僅能自守一隅不足以

牽賊勢某以孤軍深入而甕城洛白諸隘係賊藩籬無軍進討今
張樑李忠恕童三元等咸觀望不進使賊得專并一路乘我後軍
此劉廣橋民屯所以被襲也兵則愈疲愈少賊則日戰日多況油
溪在黃土坎後其能越寨進期乎會暑疫回省其秋赴援安順追
賊至頭鋪二鋪大破之安順圍解六年春再援定番出賊不備疾
馳至穿心堡乘雷電中奮擊士皆殊死鬪賊大潰墜崖罌樹死者
以萬計斬賊酋許八大等進迫花山降二十餘屯直抵底季登山
營兩峯間斷賊樵汲遂拔陳喬生逆巢聲威大震遠近快之賞
換博奇巴圖魯旋密疏奏保按察使鮑桂生請破格擢用上以
公武臣擅保文員命傳旨申飭郎岱賊入安平公乘勝要敗於
蘆荻哨日加哺率數騎渡河度地勢驟中伏鎗墮馬從者驚潰賊

出剖心裂腹攫公首以去同治六年七月初五也年纔三十越二日趙德昌所遣守備楊嗣基接應公者至公死所賊猶未退眾皆痛憤見紅巾賊十餘員公首疾馳嗣基揮騎窮追及之沙子哨悉數殲滅奪回事聞上悼惜殊甚加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賜卹死事地方及貴州省城郡岱廳原籍建立專祠子諡剛節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曾祖某祖某考某贈振威將軍妣某某氏皆一品夫人配雷夫人生子甫彌月耳某年月日葬某里某山公之行軍也一以愛民爲主有警卽赴如患難之在其身以故百姓戴若慈父母諸路告急皆求提督親行一聞公至相率輸豬雞菜果或炊飯以待及其卒也士民皆巷哭失聲悲痛至不忍聞嗚呼忠且仁已銘曰

世變之興利賴賢哲文武同涂有殄斯滅黔亂紀餘孰爲其烈文
則銅山武則剛節惟公首出光嶽所分將材天授匪由學廩票姚
冠軍氣吞凶逆匹馬入陳萬夫辟易人方卻退公獨撼堅眾如振
槁公屹若山爲民復讎視如家事有功莫居遇險弗避嗟我黔士
君子六千豈無軀命誓與同捐感公忠勤不忍背畔萬棘千艱共
濟時難中道而稅隕此長城震驚邊徼人喪父兄莫敖衛楚不知
所益決腹斷脰以憂社稷公實近是大勇忘身千載墮淚視此刻
文

贈內閣學士前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任君神道碑銘

君諱蘭生字畹香江蘇震澤任氏任之先出於孔子弟子當陽侯
任子不齊傳三十三世至梁新安太守昉始家江南又三十二傳

曰伯通自宜興徙吳江同里鎮吳江與震澤同城今又爲震澤人君生而英敏縝粟自少則見端緒年十二隨父訓導君拯飢委己救人具列條理長老驚歎爲文章慕先古不中時程嘗一就禮部試罷去遂以同知投效皖營喬公松年委充前敵營務處至則大爲果敏公英翰所賓敬事必咨而後行雉河集者今所設渦陽縣擒賊老巢也貫渦河之中擒賊絕欲得之以躡潁毫壽三州之地同治四年僧忠親王戰沒曹州城下賊酋張總愚任柱賴文光益橫合眾十餘萬南趨圍之數重時守兵三千人形勢寡弱英翰公謀曰今賊眾兵少不冒萬死一生之計以求援則彈丸小集糜爲齏粉矣於是屬君與今雲南布政使史君念祖堅守而自率數十騎卽夜潰圍馳出賊偵知益疾擊君廣設方略隨敵應變神卜鬼

諷賊不能窮逡巡失氣圍中食且盡君以餘粟分置四門虛內倉而實其外標眎充積矢守益固相持四十餘日而英翰公以援師至卒大破之賊鹿埕隴種而遁聲譽翊起遠近皆奇君才以謂可屬大任矣厥後蹇李允於盱眙滁州過任柱於宿遷殪張總愚於臨清靡役不從算卽克捷臨清之役英翰公凱旋至南樂軍士十人爲某寨所阬殺眾怒欲屠之君請以二千人往單騎款寨門一諭而服斬八人而事已歸渡黃河也馬步四萬君下令舟各載二十人渡南予券日暮計券受直軍至如流是時君已改防軍營務處兼縮淮北牙釐局駐壽州君綜覈之才冠絕一時奸蠹所叢皆能窮抉奧駁絲粟不得欺隱復以餘力治寇擒賊雖平而皖豫穎亳閒孽芽包荒伺閒輒發君耳目廣布悉鉤致其計畫主名先

事觀情翦其牙翹應時摧破無留餘者一州以甯累功至 記名
鹽運使安徽補用道 賞布政使銜光緒三年署鳳潁六泗道安
徽巡撫裕祿公兩江總督沈文肅公葆楨吳公元炳交章論薦五
年遂拜真除之 命矣中間一署按察使君既與民蘇息於是盡
飭吏治以清獄訟整緝捕爲課吏之首以勸農桑興水利爲養民
之原以修書院設義塾爲教士之本陂塘道路平治修濬義倉豐
備儲使充物大小庶政條綜周密廢墜皆起然獨君精力能行之
他人學者不能至也而晉豫大饑流民走死入皖君守便宜發倉
廩賑濟前後收養資遣凡十一萬餘人皆占記籍尤以此名譽在
口先是君任鳳潁六泗道七年以留用革書屠用亭被劾落職居
無何紳民謳思善政醵金八千兩代籌捐復再奉 命發往安徽

是歲河決鄭州黃流四溢皖北尤被其烈君復任賑撫事益感激
馳驅乘騎周歷轄境形神並罷疽發尾閭未幾竟卒光緒十四年
四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一安徽巡撫陳公彝臚陳事實照道
員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贈內閣學士事蹟宣付史館立傳附祀
英翰公專祠嗚呼偉矣君之先世代有隱德曾祖祖望祖振勳均
國子監生考酉附貢生候選訓導皆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陸
夫人妾潘氏子二傳書傳薪女子子五人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君
鄉人凌君淦者與余善以余昔令吳江寓書以神道之文相屬而
余亦自美君政略故忘其舛鄙而樂爲之辭銘曰

豪傑代興大難斯靡前湘後淮異軍特起亦有皖軍克趾厥美將
帥聯翩伐亂而止維民有瘼吏事實難任君天授嶽嶽膽肝外臨

戰陳內靖凶頑愛人學道秉心所安淮潁之間捻巢榛莽梟狼是
棲人禽反掌君不鄙夷曰吾師長撫此獷區風蘇雨養七年報最
民和政成古有遺愛如君式廣請祠復秩直道在氓我銘貞石永
播休聲

丁文誠公專祠碑

光緒十一年四川總督丁公奏請建昭忠祠祀公與中丞唐公炯
援黔之軍之死事者 詔從之明年眾議建祠於貴州省會之南
雪匪洞之側四月祠未成而公薨遺疏入 天子動容嗟悼 詔
葬公山東歷城與諶夫人合 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
文誠躋於中興輔佐之次未踰月山東巡撫請建公專祠於濟南
維時唐公方以越南事繫部獄庶昌丁憂在籍乃走省城集耆老

搢紳大夫而謂之曰當咸豐之際黔亂肇興苗教並發省垣兵饑
兩訕坐致困斃各省方救死扶傷不暇何有蚍蜉蟻子之援丁公
毀家起鄉兵擊賊捍閭里由近及遠救安平援貴陽勦平越獨山
甕安麻哈守都勻馳驅五六年軍事稍定省城危而復安其後北
平捻匪護援京師中原肅清撫山東督四川前後且二十年勲業
尤磊落動宙合而其平日植躬儉介志意皎然不欺有禹墨之遺
烈使頑懦皆起黔自建省以來名臣碩望接踵代興攷其勲德之
隆未有如丁公者也且以本籍故事言之李恭勤尙書也治行爲
乾隆間最楊勤勇果勇侯也平定新疆川陝王壯節朱勇烈王勇
壯大臣死綏者也或裂尸斷臂或累世效忠劉松齋天下之清官
也教匪之亂無役不從唐威恪則名臣而蹈節者也以至石侍郎

抗天津之難陶文節殉都勻之守然而通祀不過名宦祠不過昭
忠鄉賢未有旌特殊異之典豈朝廷忘之哉毋亦鄉人簡忽無
任事者之過也今丁公勳德尤盛若釀金請建專祠事旣應法且
慰鄉人仰止之思感發興起欽聳來哲其於臣道未必無裨皆曰
君言是於是合四十八人上言巡撫潘公潘公以聞得旨報可
其明年唐公出獄復以巡撫銜赴滇督辦礦務道出貴陽經理祠
事前敘永廳同知華國英佐之又明年落成吾友莫庭芝寓書來
告祠建於雪厓洞與黔軍昭忠祠相屬於是庶昌大書其事於歷
牲之碑並爲之辭使可歌以侑樂公諱寶楨字維璜平遠州人咸
豐癸丑進士辭曰

圖雲兮關東爛燄日兮噓隴紛龍蛇兮在戶叛陸離兮新宮豆籩

陳兮咽簫鼓羅滿庭兮惟黔士女公之靈兮五霄騎箕維兮回翔
以下子弟兮八千被犀甲兮彗戈鋌勇氣之兮昔日相患難兮後
先孰爲生兮孰爲死公之靈兮宜顧而喜悲游子兮故鄉魂魄猶
思兮樂此願公留兮勿歸公歸去兮黔士心悲撫瑤華兮延伫建
芳馨兮以遺我來者臣有則兮士有師我銘質兮公知之

特用知府華君墓誌銘

自丁文誠公勑辦黔滇邊岸官運法權蜀鹽之利盡入縣官以贍
度支之急歲增銀百餘萬兩戶部恆倚以爲重建議者唐公炯而
卒成之者華君也君諱聯輝字檉塢遵義人同治初元教匪肆擾
遵義君避亂徙家貴陽乃始棄儒學賈而業鹽君精心多計畫且
讀且賈十餘歲居積致數萬金輒以分散親戚朋友鄉故貧乏澹

然若無營者君之意以爲人者萬物皆備於我上當博施濟眾充
滿乎仁聖立達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濟於世庶幾吾儒性
善之旨否則雖苟富貴何益時人莫能識也惟唐公然之光緒三
年文誠總督四川將整鹽法而未得要領唐公言於文誠曰自古
有治人然後有治法遵義華某者其於鹽務利害至精熟也今公
欲掃孔桑之豪析規劉晏之常平將非其人不可公乃以書致之
與計事大悅歎曰果奇才也唐某誠知人改運事一倚君主辦君
亦竭誠贊畫巨細躬親蜀鹽敝壞久始變法改爲官運商銷事不
更州縣之手舉百餘年中飽悉奪而予之官胥吏交怨而富商豪
賈夙幹井竈之利以役細民者莫能持輕重亦不便所爲相與煽
議厖譏羣蚩四掣冀且復舊商情亦訐沮觀望不肯領運而公家

運本誦貸外省者四十萬僅得乃八萬文誠亦頗疑以問君君曰
公此舉裕課卹商便民深合大學理財之道非聚斂培克比法無
可疑者今獨商情未達耳某願親赴各岸一行與之區畫保爲公
成之君至開說利病狐猶冰釋不一月而繳本領運者四十餘萬
兩官運由是大甕其法於瀘州居中置官運總局并竈所置廠局
各口置岸局廠局就井竈繙鹽委員押運以授岸局岸局轉而糶
之商人不復問其所之而第設卡以事稽察凡滇黔兩邊額引帶
銷配運出納皆筭其權於總局復於總局置裕濟倉以平鹽價置
大盈庫以受各局委輸其引課稅釐皆納銷於成本之中商無私
估官無外取引無留滯課無責逋利歸公家而市無騰踊之患方
是時黔滇兩邊商號林立不杖官法之能行而恃君一言以爲身

家進退之計蓋其平日經事綜物宅心公普爲眾所信服者深也君中光緒乙亥鄉試舉人文誠以官運旣成奏請破格錄用特旨以知府留於四川補用君辭不就職在局數年亦不受薪俸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卒春秋五十有三西南士大夫商賈聞者莫不歎君之未盡厥施繼以嗟惜文誠尤深惜之曾祖開宣祖文才考銘軒皆贈如君官妣皆恭人配蕭氏子二之湘先沒之鴻以某年月日葬君沙子哨君事親孝爲弟悌處鄉黨仁厚可以風勵薄俗其弟國英別有行略余采入黔故頌不悉書今特揭其功在國家者以待論定於太史氏銘曰

俊傑者謂識時宜蜀巖做壞誰職之繫惟華君整其維大利在國返度支綱緒旣就駕而馳天平人與吾匪知劉晏後舍君焉誰

蕭吉堂先生墓誌銘

黔有經師曰吉堂蕭先生神明於易先生治易不求諸傳注而求諸本經不求諸本經之象數而求諸其辭其字其始若極穿鑿可怪笑者取本經經傳之辭除其重復得字一千三百三十有六大體以卦彖字爲母爻翼字爲子依許氏說文求其故訓離其偏旁齟其聲紐茫如涉大水無津涯而觸牆壁也先生益不自悔窮探力索研幾極深神謀鬼誼啟其橐籥竟搆元解久之得直卦例若干事因而旁推交通恢游餘刃凡十易稿積十六年而成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二卷最數十萬言又取繫傳中孚七爻爲一六居下履九卦爲二七居上咸十一爻爲三八居右離十三卦爲四九居左大有一爻兼乾坤爲五十居中成大有圖卽孔子之言

具河圖之數以爲綱領又於二十二卦中三陳之履九卦取履至明夷三九明夷至履四九爲履九卦圖以應序卦雜卦之次第又於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以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之義其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爻辭五十字卦名四六一有大有象爻五十字爲五十有五準天地之數爻辭十翼不同字各五百五十由天地之數推廣而出文周統舉於卦爻孔子分配於繫傳皆不假強爲一若三聖人者之於易卦傳爻翼用字皆有定程度其用心不當拘曲若是而先生卒以是上契書不盡言之旨推見天地之心自然之妙不歉不溢爲漢九師宋五子陳搏劉牧邵子來知德諸儒所未著因漢而悟宋由困而得亨可不謂神乎其知變化之道者乎先生諱光遠字吉堂遵義人道光

十七年丁酉舉人選青谿縣教諭未赴虛憺寡欲不鶩仕進迭主
湘川培英育才書院講席數十年弟子去來數百人無有能傳其
業者以先生之學皆由神悟不可得於語言文字間也光緒乙酉
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八十有幾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孺人子
二某縣學生員次某孫幾人葬某所某山先生之書別有易字便
蒙均語毛詩異同漢書彙鈔詩文集若干卷皆非其至至者易圖
要之先生以易名也銘曰

易道坦然自明白鉤河摘洛數乃僻諛夫鑿之益乖格詎知至理
目日覲三聖心源並一迹卦象爻翼義各適字匪苟用有定式數
位乃與天地則先天之圖在孔翼聖伏神徂孰爲摘鑽堅仰高守
以墨室極得通卦涂闢三千年間見真易

向伯常墓誌銘

吾友激浦向君伯常識足以致知勇足以幾道故有濟時之志而不屑以功名終也有高世之行而不欲以文辭著也自君之沒蓋未嘗一日不思思之未嘗不以是儀於人今二十五年矣吾求友於天下亦善且多未見有如伯常者伯常天質曠美又能搏志好學大抵務精博而求有要不苟尋聲以逐時好亦不迂遠以闕事情期在明體適用不睇至於聖不止平居終日闇修而已自古仁聖賢人孔子所慟歎如顏淵冉伯牛吾智不及知若後世李元賓王深父之倫卽吾能知之矣以伯常儕視顏冉非知道者所敢任然或冀漸一至焉雖與之極其量可也至如元賓深父則信可以過之其爲雄駿非常傑出之士矣君雖不遇孔子猶得遇曾文正

公未爲不幸而惜乎其止於是也其止於是天也非人也君子之所共惜也伯常諱師棟由諸生以軍功保舉特用江蘇知縣同治四年冬從事曾文正公徐州幕府一日得暴疾不溺遂卒年三十一余請於文正具棺斂之文正嗟悼不自克率僚屬用軍禮祖奠遣之反葬其尊人在和州未及聞也旣行而余始以伯常之死告曾祖某祖某考某廣西某縣知縣妣某某氏娶某氏子學耿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光緒十五年庶昌乃追爲之銘銘曰

苗秀之特兮孰使其不實也玉璫之猛兮孰使其不器也嗚呼伯常吾烏測其所自也

長姬趙孺人墓誌銘

光緒十六年九月余遣孺人送兒子尹馳自日本還黔歸娶十月

二十七日癸亥孺人道沒於嘉魚簾洲司舟次春秋三十有六尹
驄還至武昌以電來赴時余在東京東京有所謂凌雲閣者高數
百尺於是翌日造凌雲之頂而望弔焉致余升號之意東臨滄海
西極武昌浩乎渺漫孺人之音容不復可接於吾之耳目矣歎息
良久而罷孺人蘇州趙氏年十五歸於余爲側室余字之曰曼娟
慧婉有志操頗識字能讀百家傳說諸書卑約自持入門而兄嫂
皆喜女姪咸慰順事嫡長以溫以飭篤摯不渝久而交愛中間嘗
一還家不鄙夷其鄉人無疏數新故一接以和尤椎賤尤予存卹
宗族間黨爭譽之不容口余是以知孺人能型於家也甲申八月
余在日本三年矣海上方有警吾母病足久未瘳一日心動亟使
孺人歸覲隻身渡海還至滬上母見大懼翌辰而吾母考終得與

舍斂余是以知孺人能事親也余之奉諱里居也將出山猶豫未決孺人責余丈夫當激昂志氣出而出耳荷促井閤中幾見山水間有不朽盛業乎余悚然敬異之立治行入都再拜出使日本之命余是以知孺人能相夫子也今又以余羈旅王事之故躬送子還黔孺人之所以爲余則至矣余於孺人何也而不幸前喪是豈所謂命邪抑非邪斯足慟已初煙臺條約成始有遣使西洋之役海外事茫如也湘陰郭公嵩燾檄調參贊四人出洋皆以大瀛廣遠疑沮不樂往獨余奮行使期敦迫余自通州花布釐金局至揚州寓舍暫與家人別孺人年少不敢沮余行而意不欲往惟數數視其劍環默無一語余乃置酒私室酌孺人酒酣起而爲遠遠之歌召善謳者撫絃而節之歌曰遠遠國兮天一方際入日兮浩

洋洋御輪船兮涉地維徑萬里兮使倭遲海水廣大橫絕之載黃
鶴兮高翔馳吁嗟黃鶴之舉兮安可得而繫羈歌數疊孺人嗚咽
流涕不能自止明日別去去六年而始歸歸而再使日本挈孺人
以行是時日本新變法崇重西術每有大朝會備禮延見各國公
使夫人余守行人受命不受辭之義以權宜爲愒使孺人入宮參
謁其帝后帝后斂容謝焉以爲達禮其後主客交際日隆分誼由
此始也子一卽尹驄國子監生孺人旣沒寓其柩於武昌將以某
年月日返葬遵義縣東七十里小青桐林先壠之次預爲銘伐石
以待銘曰

吁嗟孺人其來也何從乎其往也何愍乎將俾汝以託吾宗乎胡
歲年之隆盛兮命祺絕而不逢乎天地至廣大兮其孰能搏控乎

生既非我有兮死益曠然若發蒙乎歸骨於故邱兮依吾母以永終乎千秋萬歲兮哀人生之無窮乎

仲姬王氏墓誌銘

仲姬字新寶松江秦氏女也父母死鬻於戚黨王氏因冒姓王松江密邇滬濱王氏教之歌舞攜至滬欲以納之蒼芳里中姬堅執不從爲其家人所厭薄遂得歸於余余適有奉使日本之役舉家東渡大爲長姬趙孺人所愛悅姬願身小吏居室溫謹有幽閒之度光緒十七年余任滿歸國仍寓家滬上趙孺人前沒數閱月矣姬思念不已時時愴然未幾生一女乳憐越三日而病病四日而沒實六月十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將沒之前夕余妻臨視指乳憐曰妾不幸短命以此女累夫人矣轉壁獻歎而泣余妻亦泣已而

曰棄之蓋淵余妻年老衰病不能終撫育之事也其語尤痛絕不
忍聞始趙孺人之病道沒於輝洲司舟次余遠在日本及姬之死
余又在都距南歸十餘日耳皆不獲一見以遂永訣亦命也夫是
年八月余赴任川東道溯江西上挾兩棺以行抵金雞背舟覆逐
流百里幸拯而起生故與長姬相親愛若姊妹也死又同厄於水
於是便道還家卽以其棺合葬小青桐林先壠之次爲之起冢而
題曰吳姬之墓身則泯然不知其返故鄉也遠近聞而悲之或曰
是葬非古法也余曰後世人事變古者多矣獨此一冢乎又烏足
病乎銘曰

是爲拙尊園主人之妾依父母之松楸歸骨此土永奠於幽

莫芷升墓誌銘

君諱庭芝字芷升獨山莫氏猶人先生之子子偲徵君弟也君既樂有賢父兄進則劬志好學怡怡孝友退則闇然自修不違如愚比長而業日進遂通羣經諸子兼及說文漢隸分篆詩古文辭然皆視爲術之寄於道未尊其學要以省身寡過爲宗旨近曾子家素貧嘗館穀於外遨遊公卿閒食力自奉妻子餽粥或時不給無幾微見於顏辭天性平恕與人交終身無所忤卽有橫逆君不與校或反引咎責躬視其心恆坦蕩然若不知富貴功名之可以術取也者醇篤而已矣而又非遁於莊周列禦寇之倫湛冥得喪自放以適其趣自周道隱仲尼沒世論無德行之科久矣以余觀今世士欲與之進中行之道若君殆其人邪君舉道光己酉拔貢生選思南府教授晚主講貴陽學古書院與黎平胡君長新子何齊

名胡君之介君之和易皆官司徒友所交服而論定者也光緒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三貴州一省僻在西南夷文獻寥落近古無徵自君考猶人先生爲遵義府學教授始以樸學倡導士林洗南中之陋其於漢志牂柯郡縣鉤覈精嚴教授君沒君兄子偲徵君繼之高名宿望震耀一時譔遵義府志黔詩紀略以存國故黔事始爛然可述厥後子偲游江南君又踵爲黔詩紀略後編而綜 國朝之事按討尤勤潤色益備蓋自嘉慶中葉以還君家父子兄弟縣嬗廣續垂七十年斯文賴以不墜及君沒而遺獻盡矣君配何氏子桐孫橙孫橙孫先沒孫先甲女幾人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君生平工小篆八分書自得天趣爲文章無存稿亦無多譔著自黔詩後編外僅存青田山廬詩二卷詞一卷余爲刻之

日本附於黎氏家集後君本以儒行著稱晚歲味道益篤白髯飄然垂尺許儀度甚偉每出入羣兒環繞歎觀驚若神仙者流也余欲爲君圖像而畫工無人惜其莫能圖何哉銘曰

孰道之斬孰聖之晞匪雕匪績良玉素絲嗚呼芷升儒質近孔天寶昭之循牆入室君其庶而墓門有石我銘在茲

莫善徵墓誌銘

君諱祥芝字善徵晚多鬚髯又號拙髯獨山莫氏先世居江南上元明宏治中有名先者征貴州都勻苗留守家焉四傳至雲衢遷獨山州兔場遂爲獨山人君高祖也會祖嘉能祖強附生考諱與傳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四川鹽源知縣遵義府學教授皆贈通議大夫曾祖妣氏吳氏周祖妣氏邱氏蕭氏張妣氏唐氏

李皆淑人君兄弟九人居齒最少諸昆仲多用學行顯獨君以才能爲士論所推自咸豐初年從巡撫韓公超勦滅桐梓賊楊龍喜於葛彭司聲譽頓起眾往往指目莫九爲異才堪任軍旅矣初以縣丞候補湖南曾文正公之起兵挈君東下嘗令登山瞭望繪圖以定攻守之策咸豐十年楚軍合圍安慶文正與胡文忠公檄署懷甯縣事假石牌爲治所公私子立而大兵開濠置壘日役數千人責君應付羽書徵發局門成市君佐軍撫民事辦無擾當是時文正方以氣節勵天下士皆爭自策磨君位置尤峻不肯詘體於人爲忌者所中誣以貪墨事文正奏劾君既而知其枉復奏白君以縣丞降補檄筦山內糧臺數年翕和眾軍調饑餉渴經費至數百萬無毛髮欺侵金陵平以勞擢兩階君爲人強毅精敏天性長

於吏職雅善折獄他人數十百言不能得其情者君一二語已中
窾要尤喜摧抑強宗雖謗怨羹沸不止嘗以三事名齋曰不生事
不畏事能了事其自負若此初任六合歷署高郵上元通州兩涖
江甯調補上海屢以海運保擢知府加三品銜升太倉直隸州在
任候補袁榆生者文正公壻也金陵平後君覓坊口巨館一區置
報銷局袁納賄率親兵數十直入堂上阻撓詐稱己寓君壯聲呵
折立笞親兵數百袁大沮文正公聞之嘉其勇敢不惑高郵生員
馬某者積惡訟棍也操刀筆數十年破人財無算歷官皆不能治
君遣役逮捕窮籍其奸猾狀卽日下獄論如律一州盡驚總督馬
端敏公新貽初任兩江其庖人索供應訴縣僕值君衙參命予杖
司闈者出左袒君笞庖人墀下畢鎖還縣請發闈並治端敏使弟

來謝良久乃釋同治九年金陵謠言奸拐迷人民聞無故相驚恐各以十字架木布列街衢道無行者君出巡視鞭作俑者一人風使解撤一日而市塵復安已而盜殺端敏城中再擾亂君繫盜縣獄外懾羣小內鉤致獄辭百官就謝數月不決 朝廷遣大臣馳傳詣治卒從君初讞定議某商設鹽肆金陵苦售不廣請於巡道孫公衣言集醬園數百家稽缸派額孫公聽其說君抗言病民不可持之堅與孫公大忤而議卒不行孫公故與君兄子偲徵君友善者也上海東北近郭盡租界惟南市自成一境富商郁氏有地居市尾英人重利啗得之爲闢地自廣計君亟白大府就籌二萬金值還而以其地建海運局由是南北二市截然分明二十年無敢越尺寸縣民程宗雀訴人殺其弟於涂遺刃刻名金某逮金至

則僕愿不能語君察宗崔貌很戾腕束重帛解視拒傷宛然笑謂之曰殺人者汝也宗崔色變乘閒詰磨不刑而悉得其圖產謀害嫁禍諸始末遠近以爲神光緒十年法人封閉海口糧艘中梗南漕數十萬抵滬駁船不能卸載舟子七八千人環叩糧道主持不得則持械集商船公所毀牆室奸人旁煽召呼勢益眾且變君至徑入大眾中諭以勿動爲平亭收放積貯之策眾且譟且服斂手而退崇明沙田百姓畚種成熟皆民產也巨紳李某罷歸假書差名悉占爲己業縣莫敢誰何君至太倉發案牘究書差主名甚急李知事屈丐上官求解盡反民田君不許責李輸巨金助賑乃已仍置書差於法君生平治迹大抵皆類是事多不悉書書其著稱者其在六合清釐田畝招集流亡曲有恩紀在江甯開上新河四

千六百餘文保衛民圩請辦抵徵緩復額民力賴紓修上江兩縣志以存文獻治上海最久通商數十國事有交涉會審君必示以誠信遇不可則守約固爭堅若金石大爲外人所屈服城中乏水潮落則艱於取汲君廣擇善地開井井成而民甚便之其泄太倉驅逐江湖游惰而於皖楚貧民流寓墾地者爲之調停主客使可並安又預籌遣散之法此皆實惠及民廩廩有良吏風不可得而遺也光緒三年舉治行卓異沈文肅公葆楨以風骨道峻特薦吳公元炳繼之天子方留以待用而不幸沒矣君卒以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三配余淑人早卒繼配張淑人子三科分部郎中先沒祁出嗣君八兄生芝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之第二女壻也棠貢生主事銜女三長次殤三守貞孫天錫天賚天

麟孫女幾人君沒後寓家蘇州邗等卽以光緒十七年二月八日葬君光福鎮銅井山之陽某山某向初君家兄弟廬墓之志甚堅道光中教授君卒卜葬遵義縣東七十里青田山距黎氏六里而近同治九年君兄子偲卒於興化君解江甯任持期服走數千里返葬之青田兄子彝孫復踵葬焉及君沒而遂卜兆蘇州君兄芷升後君一月卒又羈厝貴陽人事之變幻豈身後所及料哉銘曰光福之原太湖吐吞靈秀所宅匪仁不鄰吁嗟善徵莫魄於此以祚其子孫

貴陽王氏四世五忠三節烈合傳

嘉慶五年閏五月湖北宜昌鎮總兵官王公凱討教匪於南漳之馬鞍山死之越三十三年其子國華襲職爲湖南提標營參將討

江華徭復以戰死咸豐四年國華子古州營都司臻祐從湖廣總督吳文鎔討粵賊駐軍黃州堵城兵敗又死焉及同治四年臻祐子朝選禮乾亦以勦匪殉難於開州之燕子哨先後七十年間祖父孫曾專將死國四世五忠繼踵於一門之內至光緒十七年而其家復以三節顯嗚呼此自史傳以來未有之奇烈也此所謂一瞑不視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豈不壯哉豈不壯哉勇壯公諱凱字清宇貴陽人少豁落有大志乾隆三十八年從領隊大臣奎惠定邊右將軍明亮征大小金川由行伍起至營長勤勇爲諸軍冠兩川平凡四十五戰功皆最自貴州平遠外委累升雲南武定營撫標左營守備 賞戴藍翎四十九年升湖北道士汛都司五十三年八月遷衛昌營游擊 賞換花翎五十五年升湖南桂

陽營參將五十九年遷江南安慶協副將六十年擢浙江定海鎮總兵嘉慶二年以不善乘舟爲巡撫玉德所劾 上念其有勞發往南籠軍營交雲貴總督勒保帶兵勦狆苗是年十月補貴州都勻協副將三年四月授湖北宜昌鎮總兵赴白浪營防勦會均州賊至與大兵夾擊殺八百餘人湖廣總督景安令公率湖廣河南江南江西兵屯郎西巴東以防四川逸賊旣而勦賊於竹山竹谿皆勝五年閏五月偕領隊大臣明亮與青號賊徐添德戰於南漳之馬鞍山公先入陷陳大兵繼之不克公爲賊所圍四面盪決殺三人身亦被數創遂隕於陳事聞 天子曰王凱在軍數年甚爲出力今臨陳捐軀深堪軫惜著照提督例賜卹 予諡勇壯子國華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國華字文山好讀書性冲和都雅

君子也嘉慶六年襲職十年署古州守備歷署上江古州都司撫標守備代理大定副將二十年五月補凱里營都司又署上江下江荔波游擊二十四年六月調威甯再署上江下江游擊道光六年權湖南提標營游擊次年署本標參將八年兼署都司十二年江華猺反從提督海凌阿征之二月至甯遠之池塘墟力戰死

賜卹如例子臻祐襲職臻祐字伯昌爲人剛正有才藝道光十三年襲騎都尉十九年署黎平營守備二十年以後迭署撫標貴陽鎮遠游擊台拱參將提標游擊以捕革丙苗功補古州都司與胡文忠公林翼友善後文忠作傳呼以爲伯昌將軍也咸豐元年粵賊陷永安巡撫周公天爵奏公謀略精詳檄調赴永安從都統烏蘭泰攻克其城又破金田村莫家村水竄各賊巢尋以病歸仍泄

古州任三年粵賊順江東下 廷旨甄材雲貴總督吳公文銘又
以公世家將門才具勇練入 告六月至長沙防堵旋至江西解
南昌之圍十月粵賊陷黃州時吳公已改湖廣總督四年正月從
吳公駐師堵城大雪盈尺賊大至公背水而軍大戰良久賊敗走
另股賊由長江繞襲我軍之後勢不支復力戰死焉吳公亦殉公
有子二人長朝選字翰臣候選州同次禮乾字健臣貴陽諸生皆
有才學工書畫年甫弱冠聞其父之死扶服抵堵城求屍不得誓
不復反往謁胡文忠公文忠以堂有重慈力慰遣歸至則奉父衣
冠以葬貴筑陳銛者重其家世忠臣以女妻翰臣婚數月再往文
忠英山大營冀報父仇殺賊雪國恥居無何粵賊石達開竄貴州
省城戒嚴翰臣復歸省視已而丁祖母周太夫人承重憂欲再赴

鄂不果行翰臣故將家子多籌策年少才俊又爲胡文忠公所器異士大夫皆樂與交也安義鎮總兵林自清防勦教匪於開州一帶軍燕子哨慕翰臣兄弟名雅意招致至則以營務畀之林分三軍適後軍將乏人卽以翰臣接統一日馬嘶甚烈翰臣疑有變請移營據險不聽是夕賊果大至薄營諸軍皆潰翰臣健臣同戰死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也翰臣妻陳氏有賢行在室割股療親疾夫弟禮坤本遺腹生年二十始患痘病勢危篤陳恐王氏遂絕禱於神復割股以療之病卒起自後世儒者之論繩之於事爲越禮然陳以一婦人而能效忠王氏激發於天性之親割肌剔膚雖死不惜又遑知世論之非與是哉健臣妻李氏歸健臣三月而寘今光緒十八年守節二十九年矣而禮坤妻胡氏其志節尤烈尤

奇禮坤既無兄弟子姪以生員並襲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
光緒六年歸標八年署貴州中營游擊九年入都籤掣湖南補用
參將假歸以親老不忍遠離請留黔補用而其母羅夫人聞法越
事起閩粵將用兵以禮坤將種欲令立功承先人志業仍令改回
原省至湘數年落魄無所遇舌耕餬口最後始爲巡撫張公煦所
知檄統護衛親軍不幸數月而沒胡氏未之知也胡氏廣東萬州
知州胡君藻廷女習詩書愛物下人持身儉謹事姑尤以孝聞生
女順英光緒十二年嫂陳卒胡念陳氏割股救夫之痛卽男視己
女如陳出爲之制服盡哀再踰年羅夫人卒年七十八禮坤無音
耗貧不能葬胡盡典衣物百方假貸成禮迨禮坤寄金數十至胡
忍死不用悉以酬葬姑之費遠近大賢之光緒十七年九月九日

禮坤沒耗抵黔胡始聞而仰天長號曰王氏累葉忠孝今無一脈之存傷哉命也吾何以生爲是夜飲藥而卒顏色如生王氏竟絕荔波知縣湯君曉庵好善士也爲之醵金斂葬於省門外南郊祖塋嗚呼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或曰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必亡其宗豈信然邪且天道至難明也以伯夷叔齊之賢而餓死首陽以顏淵之聖貧居陋巷而卒蚤夭盜跖莊躡大盜也聚黨橫行而皆以善終張湯酷吏也深文巧詆夷滅者幾何而奕葉持寵與漢相終始降及晚近枉道詭遇希世苟合傲倖於封侯富貴之倫至或累數世不絕尤不可勝道然而其生則存其亡則忽以視王氏忠義節烈炳如星日之麗天百世而下聞者欽悚記者傳誦且至歷久不滅而逾彰者青雲之士皆將景而附之其得失賢不肖又

何如也

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公墓表

公生而天性惇敏劬志好學凡經史百家之書自少無所不窺亦無所不羅致而以餘力屬文布紙操筆輒就其於醫學家言尤致精熟若有夙契然也中咸豐五年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世所稱南元者制藝一出鏗鏘中金石羣士驚誦奉爲規矩準繩如趨大匠之庭不敢踰越尺寸科舉術業之精又如此公諱福辰字撫屏別號時齋江蘇常州府無錫薛氏初官工部員外郎粵賊起梗塞長江公考光祿公知湖南新甯縣事選廣西潯州府知府未行而沒公奔走經營返喪歸里已而賊益盛連陷蘇常又奉母避之寶應復至京連蹇不得志乃往參今傅相合肥李公墓府先後三年

擢知府赴山東候補佐平遠丁文誠公塞河兼綜全局捧土束薪
障捍危險若抗大敵窮四十五日之力卒塞侯家林決口河南北
方千里民困頓蘇未幾遂拜濟東泰武臨道之命矣洎任四年
勇銳一如治河時光緒三年丁母憂及再入都人度公必以治河
功外簡適會 慈禧皇太后慈躬不豫徵醫旁午於是傅相李公
鴻章楚督李公瀚章鄂撫彭公祖賢交章論薦供奉 內廷者三
年每進一方劑一藥斟酌損益湊極淵微必求得當而後已暇則
稽徵靈素凝思竭精無少倦懈至或隆冬入直風雪霜露早夜交
侵寒冽鍼砭肌骨不敢告勞蓋臣子之於君父委身致命皆義分
也而況侍 皇太后醫藥乎 朝廷亦視公殊異累有金幣文綺
豐貂蟒玉珠串之 賜其他 恩遇尤不可勝紀迨報 皇太后

大安 特授廣東督糧道 賞加布政使銜再報 萬安復 賞

頭品頂戴調補直隸通永道通永距京四十里 皇太后 皇上

偶爾違礙仍不時 召入診視 天子猶以爲遠也遂擢順天府

府尹轉補宗人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皆欲以近公而公適

疾作累疏陳請開缺 天子不得已許之嗚呼遇亦隆矣公返籍

未弔月以光緒十五年七月二日卒於無錫里第春秋五十有八

曾祖考世琛國子監生祖考錦堂府學生員考湘廣西潯州府知

府曾祖妣許氏祖妣顧氏妣顧氏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

夫人配王夫人繼配樊夫人先沒又配寶氏皆封一品夫人子邦

彥出後從弟殉難優廩生福樞襲雲騎尉世職邦襄三品廕生候

選知縣邦懃刑部候補主事邦藩出後第五弟福祁是年九月十

七日卜葬無錫縣東漆塘山之陽王樊兩夫人祔公昆季六人余皆及見與公交最先公弟今出使大臣叔耘福成前四川補用知府季懷福保二人者誼尤篤叔耘以余能知公也自英國寓書屬爲誌墓遂表而揚之以達叔耘懇懇友于之意光緒十九年九月遵義黎庶昌

趙宜人墓表

四川新甯知縣趙君二珊廷璜之妻贈宜人鄭氏以光緒三年六月十二日終於官所年五十有二歸葬遵義留青阡先冢側二珊既自爲銘矣而其子怡懿恆思母教不忘復以墓道文請於是黎庶昌表於其墓曰宜人爲大儒鄭徵君珍女生而淵靜慧敏喜讀書數從問古先列女事又慕班大家之爲人也故徵君名之曰淑

昭而字以班班愛悅逾於他女重相攸鄉人誦言趙氏子二珊賢可增徵君曰然遂適趙方是時吾鄉士大夫家風氣瀟古二珊尊人正庭君與兄芝園同居芝園性剛耿舉家嚴憚獨宜人能推二珊之志以事舅者事伯舅大得其懽心及事舅姑凡舅姑所愛無弗愛竭其愛而宗族三黨之和可知也舅姑所敬無不敬致其敬而婚喪賓祭之肅可知也相夫子以正順率羣從以禮內外俱無閒言咸豐四年楊龍喜亂作地方多故二珊率嘗去家謀食宜人處艱窘中縮米節薪以育諸子姑病喘尤甚調護萬方承唾抑搔終宵倚侍無一息苟甯見者以爲絕婦道所難能也芝園君遺一孫歸自賊掠宜人撫如己子已而病沒哭之慟率諸子告於祔命異時生子者後之子三怡光緒己丑舉人懿丙子舉人名山縣知

縣恆癸巳舉人女一蕙宜人之教諸子也經多口授或據竈觚或
搗之菜畛或置紡車春日之旁必使隨音緩讀背誦如流乃止課
嚴而有恩諸子學問之基皆由此起晚頗爲詩然不存沒後怡輯
錄餘篇爲樹護背遺詩一卷樹護背者宜人自署室也余與宜人
同里閉其母又庶昌從姊也故得聞其內行余之所敘於阡者如
此自余所未言諸子能文不能遺也

周楚白墓誌銘

君諱希祖原名聘珩字楚白江西泰和周氏家貴州三世君兄希
韓占籍黔中遂爲貴筑人生而天性篤摯懼娛悲戚一惟父母之
愛是從忘其爲有己也父母具存出則牽衣授杖左右扶持入則
侍寢問安調致甘暖平時欣欣然爲孺子容婉使二老怡悅或時

不樂則愉色而進長跪請祈至於泣下必求懌豫而後已及遺疾
病卽又瘤憂棘思醫藥飲食慙瘁經營不假僕婢之手下逮委瑣
細碎若縲區巾櫛之盥濯抑搔唾涕之奉承諭志服勞莫不曲順
親愾其視兄弟也愛敬與父母同其視姊妹亦無不同厥後君考
壽終五年之閒迭遭數喪又益重以婚嫁舉家事無問巨細君皆
一身當之雞鳴矣眾指尙逸而勤動率先月出矣舉室就安而偃
息獨後諸務叢集治辦有條豐儉適宜咸共稱美而家徒壁立內
顧無儋石儲米鹽凌雜一筭百艱終歲貉縮精力固已耗損矣太
夫人復多病常困牀蓐君調護勤劬益進不已無一息之離無一
節之懈年三十猶未娶若不知有室家之樂者太夫人及兄憂之
君乃反以毋汲汲爲解病旣篤顏色蕉萃忍息不肯呻吟恐驚兄

母卒以不起蓋余生世五十八年行迹幾徧宇內以所聞見士大夫家羣從子姓純行若君者殆絕無而僅有可謂天下至孝也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二娶陳氏病亟割股救君不愈遺腹生子未彌月亦殤先是君祖諱作楫道光中仕貴州貴西道考諱繼煦光緒中仕思南府知府考昆季三人伯仲皆無子故以君長兄希韓仲兄聘珣相繼後之今君又無後希韓復以次子徵鉦爲之嗣其第六妹則余子尹聰婦也某年月日卜葬某所某山君讀書有卓識博綜羣編國朝大儒所謂義理攷据辭章之學皆已刺得要領篆書尤雅勁絕倫深得冰斯意趣進希石鼓文余尤奇愛之光緒十九年君奉母太夫人將赴成都就婚道重慶余留居川東道署先後凡八月相與討論六藝文字決其必

成嘗屬君爲書趙王兩孺人墓誌刻石而藏之其爲人內介外辭於義利之界辨析甚精獨嚴取與時賢所不逮不謂歸未弔月而天遽奪之速也惜哉惜哉銘曰

耿耿元精純孝積成下維倫紀上薄日星昔有顏子終三十二君壽與同何求何忤中庸之行聖道不頗我銘紀實遺漏孔多巉巖健筆愧王介甫旌此孝思亦足千古

直隸正定縣知縣循吏周君家傳

君諱灝字子純貴筑人祖奎舉人官教諭孝友篤行沒祀鄉賢父際華進士河南輝縣知縣調江南興化江都兼權泰州皆有惠政而輝縣治行尤異桐城方宗誠作傳稱爲循吏者也君爲輝縣君第六子性廉正蠶直尤不喜諛事必擇義而後動其愛民疾惡出

於天性不以死生禍福易所守道光甲辰進士直隸卽用知縣初署沙河補定興定興當驛道孔軌咸豐壬子廣西賊起二年矣上命大學士賽尙阿公督師往討 賜邊必隆刀寵行時天下初亂各省徵兵皆用承平軍興法大帥入境居有供行有餽兵弁有酒食賽公隨從數百人求索不饜則撞堂叫譴鞭奴僕毀器具勢張甚吏民皆驚走伏匿君患之督師行館在北河去縣十里君單騎上謁臨河驟不得船君遽攝衣亂流而渡至則毀館垣從後入見賽公言狀賽公責君供張不辦君盛氣與爭擲冠於地請賜邊必隆刀賽公始改容謝手令箭畀之員弁暴稍戢然自是大府雅不喜君君亦不苟求合孤行己意而已明年改正定九月大股賊林鳳祥李開方北犯賊自渡河破臨洺關陷沙河柏鄉樂城橫厲

而前浸益驕視正定旦夕且下正定城大四十里倉卒無備百姓相率避寇入城君仗劍坐門關督守命閉城知府某旗人也請送眷屬回京不許請縋城出亦不許乃宣言曰吾守土官也有言出以亂眾心者吾必按軍法治之民情乃定令戶出一人乘城夜則持燈植立不得移尺寸復遣壯士數百人瀕水列陳賊從滹沱南岸望見城上火光甚設知備嚴軍又迫河而守計無復施相持六晝夜不敢徑薄遂旁竄天津正定卒無恙京師之所以不遽震驚者以正定阻遏賊鋒也民譽大起 朝廷亦以君守城有殊狀將不次擢用會有鎮標兵鬪事鎮標兵者箕踞坐茶肆見君過不爲禮從者呵之標兵不遜反大詈君予以笞鎮營大譁號召數百人將毀縣庭百姓聞而護君聚眾與標兵鬪知府故以守城事賺君

左袒鎮營大府亦素惡其疆直遂奏劾君革職永不敘用百姓益
惘惘不能平也愬大府乞申雪不得則聘君主講恆陽書院合十
四邑人士供贍之知君廉無以自活踰二年直督易譚公廷襄百
姓復愬狀譚公據情入告得旨開復或勸君從此稍和融可以
安其位君笑曰吾豈桔槔也哉吾終不能任人俛仰矣再署安肅
故城故城城窳敗不可守又值捻匪竄入君朝服坐堂皇待盡竟
不攻而去譚公益奇之調甯河布政使某尼不使行留府發審同
治元年六月羅疫卒於省寓年五十有三娶某宜人繼娶景皆前
卒妾岳氏守節子開陽長蘆鹽大使次某孫五人長祐光緒五年
順天鄉試舉人君卒後以黔亂喪不能歸正定士民聞之買地卜
葬君城南爲起高冢會葬者數千人請建專祠歲時奉祀不絕

論曰方君之由故城罷歸保定也余在君所授子弟讀疾革入視已不能言及卒敗衣數襲棺幾莫能具得僕某爲之左右周章始就斂余親見其如此語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如君之守死愛民皆巧宦所諱避怪笑以爲大愚不靈者卒其食報如是之速三代直道之存曷嘗不在斯民哉余久欲爲君傳而其軼事頗有未詳者光緒十五年始得君從弟江蘇候補知府蓮謨次行略因刪正之而獨著其大節俾國史傳循吏有所攷鏡焉

書朱軍門克金陵城事

記名提督朱洪章黎平人也字煥文英豁沈勇爲中興一時名將其克金陵城尤推首功世罕知之者同治三年夏官軍攻城久不拔李臣典建議於龍膊子山麓堅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

環攻積溼蘆沙草填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議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爲恨大言於洪章前曰若輩平日自命天下壯士今趣臨大敵便如鼠子卻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爲也洪章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爲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某爲先登有不蹈萬死以取洪酋生致闕下者如此皎日兩人爭論於營幕中曾公國荃聞之亟召諸將入署名令具軍令狀於是洪章遂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劉連捷第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洪章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煙焰漲天輒石雨下賊復擁大眾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

燒士死者四百餘人洪章摧鋒勸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爲
圍陳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爲三並馳洪章趨中路直
攻僞天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禽僞王次兄洪仁達以獻金陵
平論功李臣典居首洪章最四三閒或代爲不平說洪章往刺幕
府洪章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爲將者爭功相殺害此
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肯爲也友人江甯
知府孫海岑昔爲余言如此孫名雲錦桐城人克城時充行營文
案故能備述其詳光緒十四年洪章以雲南鶴麗鎮總兵入 覲
迂道至金陵謁見曾公憑弔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爲之識曰
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膊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
十餘丈甌石雨下長勝煥字等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

餘名同瘞於此嗚呼慘矣亟誌之以表忠蓋云爾知其事者以爲
實錄云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長江水師提督黃公墓表

自粵賊洪楊倡亂梗長江以阻我師使水陸不相及湘鄉曾文正
公起而掃蕩之剗治水師縱橫決戰垂近十年長江數千里之險
乃復爲我所有其閒諸將代興或騰遠或死綬殆不可勝數而雄
偉絕特前則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後則黃公昌岐威名尤震海內
迨文正公奏立經制水師舉公爲提督節制五省此自古以來所
未嘗有也楊彭二公之戰歷刻岳鄂彭蠡徇吳皖而克石鐘山斷
鐵鎖下梅家九洑二洲勦最烈士大夫不敢忘至刻石以播千載
公則佐皖軍攻福山鎮嬰搏於狂飈巨浪中溺而不死卒拔福山

斬酋首賊餒頓衰皖軍由是大振其北攻捻賊也拒張家洲軍少
士一抵千公鼓勇猛戰竟破走之眾服其膽略蓋時及援德州至
張秋水淺舟不得入公徒跣禱津三日水起盈丈報稱龍見舟遂
達運河而是時東光南皮河決水漫溢與運連圜賊如環捻不得
脫遂滅是豈所謂有神助者邪抑亦福將之效也公諱翼升字昌
岐湖南長沙人形質頎偉年少自負考入長沙協標充隊長始從
向忠武公榮勦賊廣西既而曾文正公檄回湘中管帶水師右營
隨同出師瀕江所遇皆賊若岳州若金口武漢若廣信九江湖口
若夔湖若太平蕪湖東關運漕金柱關東梁山等隘大都陷陣而
前無所於避凡七年由把總累遷至淮陽鎮總兵管帶淮陽水軍
擢江南水師提督又拜總統淞滬水陸之 命西克金陵東取蘇

州始終皆與其役又奏平捻之績天子念公功高水師關繫重大曾文正公方立持久章程卽以公補實又慮長江廣遠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周察也復遣楊彭二公互相巡閱楊公輒稱病免惟彭公獨任焉公與彭公性頗殊彭公性剛梗有犯必繩以法羣下憚之如火公性寬容有事輒以情諭羣下望之若雲居久之意若不相悅者會因舊傷觸發請開缺調理得旨允從擬終老金陵游預事外而已光緒十八年朝廷再起公爲提督重蒞長江二十年甲午日本寇擾中國防務棘艱公劬勞甚病亦甚以八月初十日卒於金陵年七十有七先時公以武功受殊遇賞戴藍翎花翎賞剛勇巴圖魯名號賜黃馬褂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封三等男爵賜紫光閣繪像紫禁城內騎馬皇太后

萬壽慶典 賞加尙書銜逮遺摺入照提督例 賜卹 子諡武
靖事蹟宣付史館立傳 諭賜祭葬長沙原籍及立功省分准建
專祠子宗炎俟服闋以道員卽選孫恩綬及歲時帶領引見嗚呼
酬庸極矣元配陳氏 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十六年卒繼配余
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三其次宗楠宗錫均早沒女子四人宗炎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湖南某縣某里某山某向丐今湖口鎮總兵
柳君金源屬庶昌爲公表墓誼不敢辭初黃公未離籍時柳君在
公所佐治家事後從之南征亦以武功顯軍務平補水師參將駐
紮三江營光緒元二年庶昌經辦荷花池釐金局與君往還甚密
遂爲篤友而公亦庶昌舊識也今撰此表固以答柳君之命而於
公之事迹舉其尤大者章之使覈實可信毋令後世以溢美謏辭

譏余並累及於公也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品頂戴四川東道監督重慶關遵義黎庶昌

禹門寺築寨始末記

嗚呼軍興以來團練禦賊者眾矣而以一鄉一寨支柱十餘年幾與全省兵事相終始如吾鄉禹門寺者蓋亦罕聞云咸豐四年八月桐梓姦民楊龍喜作亂破縣城出婁山關進窺遵義據雷台山圍郡城百二十日浸及於吾里里人就禹門寺設局治團練禦賊於是始有築寨之議禹門寺者濱臨樂安江一峯崛起周回里餘澄潭曲抱上有古寺頗壯觀號曰禹門 國初高僧丈雪徹智駐錫之所西距郡城八十里北距綏陽五十里東距湄潭七十里吾黎氏舊居左障山也明年春賊解圍遁築寨議尋罷其秋楊龍喜

平下游苗匪教匪相繼起教匪陷銅仁思南石阡思州苗匪陷丹
江八寨古州清江台拱施秉都勻黃平等府廳州縣七年黃
平平越流民糾合教匪內侵官軍禦之於重安江失利遂陷黃平
舊司據甕安玉華山爲巢穴同時思南人安某立靈覺團與鄰團
不協鄰團以反狀告知府福全謀執之安氏陽爲應募入城殺知
府以叛別有劉依元者本涪州教匪爲州官所捕名逃至思南剛
家寨依油匠何工顏以居仍以燈花教惑眾共勦大團名志和與
安氏相比附其不入教者又聯餘慶施秉思南龍泉數縣人爲團
以時和年豐民康物阜公平正直普樂咸熙十六字爲號別稱人
和眾七八萬旣而兩團交攻爲安氏所并八年進圍龍泉陷印江
石阡由黃精樹犯湄潭之偏刀水偏刀水巨集也提督蔣公玉龍

軍此年餘戰敗遂爲賊踞自是賊之在玉華山者目爲黃號賊之在偏刀水者目爲白號而安氏所有之賊目爲老號玉華山賊以沈太和賀大六爲首沈賀死何二強盜卽何得勝殺人王王超凡及陳某傅某石某等統之各擁眾稱王爲省門巨患偏刀水之賊劉祖祖何工顏楊和豐冉八閻王秦崽崽二等統之劉祖祖賊中呼依元之稱也後二年新舟場人張保山本江西賈人子充團首不法爲遵義縣令鄧公爾巽所斥乃往投白號詭稱明代後裔眾惑之尊立以爲僞秦王總其眾號朱民悅或稱朱王鑄嗣統錢散行之使民堅其信時涓裂思石間羣盜如毛獨龍泉人李璠結團固守拒戰數年龍泉無恙遵義與涓潭毗連恃三渡關至山羊連山百餘里爲之障自乙卯以還四五年閒吾里雖未遭賊躪然其閒楊

龍喜餘孽如鄒辰保楊應陸之踞桐梓落水洞何元驥穆明玉之踞綏陽川主洞蠻王洞王龍之踞正安鼻孔山石筍官軍次第討除無不徵調鄉團防堵險要七年秋余兄庶蕃又募勇隨縣令江公炳琳勦賊甕安之上塘每有徵發禹門寺率爲東路兵饜會歸九年冬黃號賊渡羊崖關犯遵義江公拒戰兩路口失利死之擄及東鄉焚蝦子場庶蕃以鄉勇要擊於水白渡羊舞場賊旋退白號賊亦進踞孫家坡綏陽縣令秦公安慶破走之屯先鋒營以蔽湄潭十年十月又破之於山羊口斬賊首伍得勝是歲也廣西賊僞翼王石達開自泗城竄入興義貞豐破廣順走黔西大定窺四川而提督田興恕爲欽差大臣勦賊檄總兵沈宏富統虎威軍進攻玉華山相持年餘不克退還遵義初平越人吳元彪以策干

蔣公玉龍蔣公謂其有反相不用又走遵義說當事當事者悅之命將二千人往屯高臺審上元彪爲人沈勇有急智數以計寤賊賊恨之甚合黨絕其饑道元彪乏食引還秦公解湄潭任先鋒營亦散遵義防弛十一年冬黃號賊乘勢趨渡上關安白兩號賊趨三渡關五里坎大板角分道入寇從兄兆祺縣人張師敬各率鄉勇禦賊於高洞子三渡關皆潰於是張保山據七星坡楊和豐據驪龍埧龍大勝據關牛坎冉八閩王據楊柳田安字老號據麻家埧連營百餘里綏陽縣令于公鍾岳兼攝遵義湄潭正安三州縣事親率所部駐禹門分遣把總吳元彪都司鄒開桂屯金盆山馬鞍山沈宏富亦遣都司左近光屯宋家埧吳元彪攻賊於阜角堰以除夕拔之執龍大勝于公方移屯而宋家埧不守他鄉勇之往

營牛心山者亦不能軍僞秦王張保山逕由楊柳田上據禹門寺
同治元年正月十日也于公還軍綠塘河余兄庶蕃亦募勇出張
飛隴約鄒開桂三面急攻賊遁仍復禹門寺吳元彪攻拔蘭牛坎
驪龍埧疾襲張保山走之遂營七星坡正安人胡先紹先科率團
練來援破賊於麻家埧遵義復無賊然自是險隘俱習賊時去時
來不常其得失來則所在焚掠團練禦之亦退由是築寨之議興
矣于公之任遵義也屢勸鄉人仿古堅壁清野法修築寨堡自衛
示三出而眾莫應至是余兄庶蕃從兄兆祺及里人劉漢英首任
斯舉相度形勢就禹門寺築寨鳩工積石閱五月而寨成爲門者
四濠牆樓堞皆具巋然一方重鎮矣同時興起者樂安里則有綠
塘河白泡塘新舟場馬鞍山龍坑等以數十計而禹門爲最大東

隅里則有東皋東勝東平等以數十計而東皋爲最大置守粗備其秋閏八月石達開再由四川入遵義號稱十萬逼郡城城無見糧大恐于公檄調禹門團練助濟軍食兆祺以三百人運糧往與賊黨遇於米泥垠力戰一日夜卒護入城人心始定鄒開桂屯城外紅花岡賊張黃蓋登插旗山以瞰城城上發礮轟擊稍稍引卻又爭開桂壘開桂出戰殺數人賊無意攻城數日釋圍西走所過鄉寨有施放鎗礮者輒搖手止之或僅索酒食復趨大定入雲南其餘股迫近禹門兆祺禦之繳水敗還再發精銳要之賊已不宿而去二年正月東隅里人吳某誘高臺白號賊入寇與禹門團練戰於大水田賊敗走黃號復犯忠莊塘鄒開桂等挫衄遂徧擾縣西南境已而黃號聶定邦與白號爭高臺定邦破其十三營據有

白號之地黃號益強盛至五月而吳元彪又反先是元彪至遵義乞饒于公陽應之沈宏富惡其爲人以他事執下獄其黨藍山虎等乘不備破獄出元彪遁回七星坡據營以叛知府張公日崙欲和解之使人持五千金往犒元彪得金益張結盟與黃號賊合心知禹門必爲患害首遣其黨李春山萬得勝一夜行八十里襲禹門昏黑中賊已登陣守陣者始覺團勇奮起殺賊賊退再至再創之七月元彪改計攻綏陽亦不能下遂擾鄭家場大收其穀誘脅羣寨左至雙洞門右至堆蕎堡或破或降或觀望新舟場向與禹門犄角亦反爲元彪獨禹門傑然與抗其附禹門者西路綠塘河一寨而已元彪使人說黃號專力禹門黃號亦利禹門有積蓄率眾來攻礮斃其賊目賊退遷怒他寨遂屠白泡塘三年春元彪與

聶定邦有隙定邦攻破元彪雙洞門元彪亦襲踞定邦紅心寨定邦赴救復之攻元彪黨李春山元彪詐爲黃號旗幟往助戰突襲定邦定邦敗走元彪誘白號賊平定營叛將劉名貴共擊雙洞門定邦不能救雙洞門復爲元彪有八月元彪再圍綏陽知縣邵公維新與邑人廖熙麟誓以死守其冬縣降人宋玉山糾合黃號於寶峯山寇掠東西南三鄉破數十百寨殺戮甚慘禹門益增守備築甬路屬之河以防汲道綏陽被圍久邵公四出乞援從兄兆祺以團勇赴救賊益廣招白號劉名貴石先鋒等分擾四境屯繖水黃魚橋以阨外援阻不能達城中糧盡斗米值銀八兩餓死者相屬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邵公死之方是時禹門一寨北拒吳元彪東拒白號東南拒黃號環三面皆賊居民晝則疾耕採樵夜

則分陣守禦危苦萬端兆祺等數以大義稱說激勵寨中人皆曰誓不與此賊俱生其守益固二月十九日黃號賊大股來攻寨中出三百人與戰奪其營帳數百賊退屯龍坑龍坑距禹門十里賊因其糧日日索戰寨勇輒出應之殺傷過當夏四月賊從車水降寨楊大二等計火龍坑營引其黨近萬人直屯於隔江之大山坪與禹門相望示無還志數日又渡江營於寨旁之驪子堰後岡樵採道絕庶蕃等飛書至郡乞援郡人王藻章以壯勇三百來赴事益急使練總鄢正家募敢死士得百人乘夜登後岡逼賊壘而軍各持門扇箱籠之屬累土填石相距咫尺賊覺來爭刀矛接於肘腋閒勇皆殊死鬪不退比明營成而賊氣大沮寨中多草舍賊自岡頭以火箭射入皆及濠而顛否則過越寨西未嘗一著草木又

發大礮轟賊不知其先已入藥再食之礮炸而飛未傷一人論者謂有神助庶蕃等計議以爲賊今致死於我我不一大舉與決雌雄寨終不可保也五月八日悉發精銳分兩道出攻賊奇兵別從尙水渡戒之曰草山以望我軍兵旣交則疾出賊後斫其營縱火燔之雖死勿退賊戰正酣忽望見火光大驚反奔寨勇燧之遂平江南各壘騾子堰賊亦潰退屯車水迎水棧寨首苟雲九素與楊大二有讎聞禹門寺破賊聲威大震來約濟軍潛往襲車水是月旣望又拔之斬楊大二黃號賊悉遁回高臺凡八十八日而圍解寨勇傷亡者幾三百人綏陽之初陷也聞楚軍統領雲南布政使劉公嶽昭駐軍碁江幾半年號爲援黔以不知虛實不敢進禹門寨首合謀遣綏陽附生楊遇澤遵義人劉應奇等齎蠟書往通消

息促進兵行至七寶寨五人者猝遇賊死余兄聞而復遣健往詭
裝爲丐乃得達七月楚軍至綏陽合圍數月不下劉公問計於禹
門寨兆祺庶蕃等獻言曰綏陽城小而固吳元彪亦悍賊也堅忍
善守然其城在平地近黃魚橋河源兩界有山下流頗狹若從黃
土坎一帶築壩束水灌之可不戰而克也劉公從之綏陽圍攻正
急宋玉山復誘黃號自南鄉入襲破郡城北門爲城圍擊退劉公
分軍往援五年壩成其夏水大至淹城不沒者二尺許元彪懼率
劉名貴等降綏陽克復八月楚軍入遵義南鄉賊宋玉山等亦降
遵義肅清禹門寺解嚴鄉人始下寨東南猶時時小警然賊到而
希矣余以咸豐庚申去家至同治六年歸自河南曾文正公軍幕
覽戰爭之遺蹟睹城堞之猶存慨然想見鄉人百戰艱難守死勿

去之義郡城之不亡禹門一寨之力也而其事終始不獲上聞寨始有二千餘戶丁壯數千人及是而罹於兵罹於饑餓罹於疾疫枕藉如山死亡不可勝數而賢人君子若余世父雪樓府君從兄伯庸兆勳胞兄魯新庶燾及大儒鄭君子尹珍先後皆隕沒於寨數百里內外殘破創痍豺虎縱橫蓬蒿滿目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天運人事足以悽愴傷懷矣於是追述始末粗備掌故元彪後改名奇忠從劉公入雲南肅清大定以西每戰先登累功至督標中軍副將里人黎庶昌記光緒八年六月

夷牢亭圖記

士大夫之有園林者眾矣或處鄉或處城莫不欲極山水之趣然率舍自然之一境而以意匠巧爲營度本無是山也累土疊石以

爲高曰某峯某岡某坨本無是水也捐溝引泉劑灰款而滄之曰
某池某湖本無是庭堂也架木結構雕飾精嚴曰某亭某館某臺
某榭胥假外物而爲之名凡此皆以求適吾趣而已若夫君子因
天地自然之用隨所遇以養神明其爲適不亦更大矣哉余家樂
安江幽勝處直拙尊園之西隔江有邱隆起可十丈往時卉穢蒙
蔽無徑可尋未嘗有過而問者經亂盡顯木之枿者斥竹之翳者
剔石之稜者覲童然若伏龜之下飲於谿一日偕余弟夏軒步登
之以望吾園遠而望山堂水牛山諸勝近而禹門寺及石頭之塔
青山之柏桂岡堯灣之桂大嶺之楓松悉羅拱環列若與爲揖讓
而拙尊園當其北吾弟別業在其南平疇衍逸與目際會炊煙縈
帶墟落如郢如畫斯亦天假之園以適吾適者余得之大喜乃謀

構草亭其上以攬之不十日落成邱故無名取牂柯之義繫之曰
柯邱亭曰夷牢夷牢者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稱樂安江水名也
或曰夷牢落也或曰夷語以樂爲牢余皆弗深究第日與吾弟
巖居川觀坐此亭以盡四時之變時方春也梅梨桃李怒華麥秀
陵陂生氣益勃夏至時鳥變聲於眾綠陰中子嚮鶯燕且暮互啼
欣然有會於耳蠶事畢人家插秧行水被蓑戴笠叱犢餉耕婦子
嬉於隴畝秋稼旣成當七八月之交而黃雲布野蚱蜢如繁星農
夫腰鎌刈穫趁新月荷擔歸笑語樂豐歲及冬盡百物腴殘雲水
寥落獨餘山松庭桂不改故容使可悅目而怡性一亭之觀化不
窮若此余雖未知古仁知之樂山水何如而以此澄慮洗心似亦
超然榮觀之外不爲世網所縛束今來日本二年矣念斯亭不忘

又懼本懷之日汨也因屬吳縣顧君若波作圖而爲之記並詒吾弟共賞焉光緒十五年三月

金鼎山新建玉皇殿記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衰而老氏興老氏者其源出於黃帝與世和同以淡泊爲體以柔退爲用著書言道德大抵閔叔世之愚迷將一反諸清靜無爲已耳厥後莊周慕其術而悅之累著十餘萬言頗仿依其辭然而姑射神人之喻鴻蒙雲將之游率皆寓言無事實亦未嘗爲神仙家言如後世怪迂之變也神仙之說蓋盛於七國時燕齊海上之方士阿諛苟合其言益洗洋無涯洙造爲方丈蓬萊瀛洲之誕伯僑毋忌充尙羨門子高之不可卽使世主想望暝眩莫不欲得而甘心而列禦寇書遂有清都紫微天帝之

居爲道家之所自祖禦寇雖見稱於莊子而書特晚出去莊子時甚遠劉獵莊晏楊墨以成文唐柳子厚雖辨之而不悟其書之譌也世乃反以莊子取列子不亦慎與秦漢而降變本益厲刻木爲像築宮爲祀道家之言遂一成而不可止今天下各行省莫不有道教緇衣黃冠咸奉老氏爲宗主而又別有所謂玉皇上帝者體制尤崇於老氏其徒奉之必被以冕旒袞笏一準王者上儀人亦習見而莫以爲異吾邑郡城西四十里有山曰金鼎孤峯特起於眾山之上其高十里初夕之夜有星火數十百燦見於茲山左右若遠若近起滅不可究詰羣相與靈之春夏之際岷庶朝金鼎者環數縣不絕山舊有廟湫隘不足壯觀光緒中蜀僧大方性頗好奇來登此山遂闢地建玉皇殿於其頂以費絀久不就告余

爲集貲贊成之而令移吾鄉禹門寺玉皇像供奉於此使道釋各
得其所無相凌雜殿成楹棟堅緻丹碧煥然憑高四顧孤負寥絕
足以棲真而妥神矣夫道家之言其事荒渺不足致辨然取其清
虛遺世之意以養人靈府使超然恆軼於塵壒之外儻亦君子之
所不廢乎大方書來欲余志其顛末因爲發凡如此而於工事則
別有書光緒十五年十月邑人黎庶昌記

禹門寺置佛藏記

距吾居里許有寺曰禹門 國初時蜀僧丈雪暨吾宗策眉九十
翁相繼居之飛樓湧殿踵事加闢遂爲壇場勝境舊有北本佛經
全藏同治以還兵興寺擾經卷散軼不完光緒七年余奉使日本
遇坊肆間有緇刻南藏本佛經全帙遂以千金購製寄儲使與寺

藏經樓之名相稱十一年余奉諱旋里見寺多阨撓楹棟榱桷風
纒雨灑日益朽剝丹雘失華乃命工修飭改易而髹塗之四閱月
告竣一木一石煥然增新矣余之爲此非欲求佞於佛實以其地
與吾居相近治此爲游觀之所而又念名勝之不可任廢滅也故
葆而存之意如是而已佛之爲教其初起於祭天金人事甚微眇
後乃浸滋浸長以戎夷之法而與孔孟爭衡自漢初撥嬴秦之亂
典禮政教不能修復於古侵尋黃老王霸之間佛乃乘虛而增其
燄由是因果禍福善惡報應其說中於人心膠牢而不可拔而浮
屠寺塔之建蘭臺石室之藏天子且躬爲之駕以簧鼓一世人民
是豈佛之罪哉然自唐宋大儒論闢後佛說之不足爲天下患亦
已大明而後世儒者乃欲援儒入釋謀其虛靈不昧以主靜良知

立爲宗極使與吾儒心性微旨相亂不尤過矣哉君子之持身也
不敢造次涉於虛無之境居常狼狽以忠信誠慤爲本以戒欺求
慊爲功以存不忍人之心爲用博約乎文禮之涂潛息乎仁義之
府無歧其趨無愷其行明德而新民開物而成務由家之國推己
及人其始無過致嚴異端之辨而其終遂達乎天人之故仁民愛
物之原充類以極於盡性至命方日從事聖賢不暇又何有清靜
寂滅窈冥誕幻之說熒視而惑聽哉方今天下乃有所謂耶蘇天
主教者傳自泰西流衍於中國竊釋氏緒餘舉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下逮食息之倫一切以天爲主平等持視無輕重厚薄之
分其說尤淺陋爲釋氏所不道知道者固不慮爲彼惑而愚民時
有信從者亦無人焉爲之反經而揭厯也余故因置佛藏並發斯

論使鄉人知所做悟焉經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總二百八十一
面別置度弄令僧顓司之其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中土久逸
頗存蒼雅故訓爲攷据之學者亦將有取乎此也里人黎庶昌記
光緒十五年十月

介石園記

友人蔡君念皇家郡城東郭外傍山爲園廣纔半畝有亭有池倚
池壘石爲小山冠一峯玲瓏而秀特因名園曰介石余嘗寓居其
中諾爲之記明年余再使日本又二年念皇益拓而大之自小山
後鑿垣穿竹徑而上爲環堵樓樓之西屬以回闌迤邐下至山麓
別開石屏爲洞三署其額曰穿雲窟窟之外有大圃編竹爲籬隔
以柴扉顏其額曰中隱岡岡以內皆叢樹卽山半構室廬曰翠微

軒軒後峭壁三成怪石磊砢增葺草亭其上有古棠梨四映帶之
據亭俯瞰城郭內外萬屋鱗櫛環以湘流曰一覽亭亭側壅短垣
植藤花爲屏障外樹蔬果將自食力以休老乎其中寓書來告屬
踐前諾余雖未涉斯園而其位置頃畝高下曲折念皇昔爲余言
之遂若歷歷在目也念皇爲余年丈庶谿先生之子事親孝母沒
不能歸葬之城東五里許躬負土成墳時時往省以致其孺慕之
思此瞻雲之所由名亭也家甚貧子息單弱妻又病痿念皇處之
怡然爲人守狷寡欲不妄干求於人其行頗近知恥知恥故能介
惟介故與石宜嗟夫人之生世久者不過數十寒暑奈何挾其萬
物皆備之躬不踐吾形而俛首爭鬻於利祿之場營營不以自止
甚或隕身喪名爲天下笑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要其歸則亦草

木漸盡腐滅已耳吾因是而思夫古之達士往往離世避俗雖有千乘萬鍾之在前斥而弗顧豈好爲矯激哉世患不入於胸斯形役不勞於外其自待已厚矣而聖賢者處己則尤有道不以窮戚不爲達欣遭遇合之隆則行其所志遭明時之蹇則卷懷退藏此所以無人而不自得也然其學必自知恥始吾願念皇之益持其介而勿流於許行並耕則幾道已黎庶昌記

改建五福宮北樓記

重慶蜀東一大都會也其地當岷涪二江之匯水陸四衝舟輿之所絡繹商賈之所駢集絲麻布帛丹漆鹽鐵之利都積而委輸渝關寶綰轂其口人民數十萬重屋累居市廛糾紛鱗比櫛葺鬱攬而不得舒凡四方冠蓋之所經士大夫之所游息淹歷歲時大率

病其湫隘抑塞未嘗一得山川之奇以去者往往而然也城中五福宮爲形勢最高處道士舊觀也宜可以攬巴渝全勝及登其堂舉爲牆室所閉寓目無見益又甚焉光緒十八年余分巡是土友人廖君養泉觀察適自川北來游乃建議拓而新之土木之事一惟君是賴於是就其北三楹改易規制別爲亭斗出使可游騁抉壅障除陋汙卻丹華崇雅飭不數月落成顏其亭曰樓外之樓名其廳曰漲秋山館櫺檻四周爽塏疏潔憑高而視二江繞其前佛圖擁其後塗山龍門之旁湧環列者笏立而珮趨雲滃而波駛郁郁芴芴吐納萬狀譬若人負瑰偉之質沈鬱榛莽閒久無過而問焉者一旦遇眞賞拔識則盡態逞妍精神爲之一振覺昔之熟視無睹今乃爭相傳誦矣廖君屬余記之余謂史稱登高能賦可以

爲大夫古之君子游必升山陵處必有臺榭其所以居高明而遠眺望者豈侈然民物之上南面坐大以自恣哉蓋內有以息一己憧擾之神卽外有以靖萬類鷲凌之氣非苟焉而已也今廖君之爲此殆將以古誼策余然則余與二三守吏當政繁志軼之後偶一登臨撫此城郭萬家之盛積思凝慮以求轍乎仲尼論庶富教之旨其於三代賢聖之治或將有一合也是爲記遵義黎庶昌敬志箴

皎然而麗天者爛爲星日之光輝凝然而負地者挺爲山岳之竦峙橫乎其無古者前有不朽之聖賢芒乎其無止者後有不窮之事世嗟余小子藐蟣蝨身混三才而立質懼草木之同塵蹈道不實首初迄今攘攘五十七年矣志慮百無一成況乎憂患之叢集

利慾之薰撻將遂爲小人之歸乎抑庶幾一日窺君子之庭神明告汝敬持爾志待暝而休勿墮其氣甯爾之心除爾之害抱知命以永終曾不願乎其外